
民國叢書

第五編

· 92 ·

綜合類

孟和文存

力山遺集

陶孟和著

潘力山著

上海書店

陶孟和著

孟和文存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出版

孟和文存

(洋裝每部定價洋一元一角)
(平裝每部定價洋七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陶 孟 和

印行兼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此書有作翻必究
此書有作翻必究

孟和文存卷三

教育的效力

教育與社會之間本來是互相影響的。社會及於教育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大家容易看得出的。社會上發生擾亂就妨害教育的進行。專制的政治制度之下就不許學校內設有民治性質的教科。社會注重軍國民式的訓練，自動的教育就不容易發展。諸如此類，社會影響教育之例甚多。各國教育的狀況與制度，大部分我們都可以從他的社會情形上解釋的。我們現在從事教育的人，也都知道社會的變化如何影響我們的事業，社會的情形如何支配我們的理想。社會及於教育上的影響是非常明顯不容否認的。

至於教育及於社會的影響就沒有這樣的顯而易見了。從事教育的人都承認教育有改良社會指導社會的能力，但是這個觀念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信仰。熱心教育的人用這個信仰做他的興奮劑，而一般苟安萎靡的人也不過用他做門面語，做護身符罷了。若問社會上何種弊病是由教育改良的，何種事業是由教育提倡的，恐怕有很少是可以歸功於教育的。例如社會道德的卑污，政治道德的腐敗，工商事業的停滯，國民生產能力的薄弱，衛生觀念的幼稚，那一種是教育曾經盡了矯正的責任的？那一種又是我們可以希望將來由教育矯正的？我們看了向來教育對於社會貢獻與現在教育所有的成績，不得不陷於悲觀。

但是退一步講，教育的溺職也不能只認為教育的罪過。教育不過是社會中許多勢力中的一種，而教育事業自身又為社會中各種情況所限制。俗語說『獨木難支大廈』，教育自身何嘗可以對於今日社會上，政治上，產業上一般的腐敗情形負完全的責任。一般人非難我們，指摘我們的事業，固然是應該的，就是我們自身也何嘗

滿意我們的成績（假使有成績可言）。但是在百般事業都陷於衰頹之今日，我們也不得不為教育的溺職求大家的諒解。

所謂求諒解並非為教育事業脫卸責任，不過是聲明他的責任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是有限的，不是萬能的。要求教育改良社會指導社會，必須具有三種要素：第一，必須有量的發展。教育的機關如學校，講演所，圖書館等，必須比今日所有的增加若干倍。第二，必須有質的增加。教育的效率必須比今日增高若干倍。第三，時間。教育不是速成的事業，就是效率最高的教育，自小學以至大學，也須有二十年以上的長時間，纔可以收效果。這三種是教育上必不可少的要素。有了這三種要素，教育纔可以盡他改良社會指導社會的責任。但是若在社會上一般事業都是糾紛腐敗驅人於惡的時代，即假定教育有了這三種要素，他的功效也是有限的，何況在三種要素都不備的今日呢！

現在從事教育的人只有一樣事可做：就是增進效率。他沒有方法擴充量，沒有

方法支配時間縮短時間，所以只可以求現在的教育機關增加效率。假使現存的教育果能繼續維持最高的效率，則十年廿年之後，或者可以實現我們的信仰，或者教育可以盡他的改良社會指導社會的責任。增加效率是現在教育上惟一的重要事業，也是一般從事教育者繼續從事這個事業的理由。因為教育是負一部分指導或改良社會的責任的，所以假使今日從事教育的人仍然不能或不肯努力增加教育的效率，而放棄職責，任意敷衍，他們的罪惡還要浮於跋扈的軍人，浮於瀆職的議員，浮於尸位素餐的官吏。

評學生運動

中國近幾年來發生的變故誠然不少。變故的名目也非常好聽。假使有一位舊式歷史家把中華民國九年以來的歷史照着每次事變的名目用傳奇的體裁都寫出來——什麼革命，制憲，『苛疊達』，『洪憲帝制』，護法，復辟，第四次維護共和等等——後代讀了，覺着這九年的民國，真是多事之秋，也真是四千年的專制以後政治運動最活動的時代。但是我們活在現代的人，探聽過這許多次政變的內幕的，誰不知道九年來的紛擾都是些名不副實的舉動呢？我們把每次的舉動分析出來，都不外五種要素：

（一）官僚

（二）政客

(三)軍人

(四)外國的勢力

(五)金錢（來自官僚，政客，軍人，外國，國民。）

中國向來的政變沒有一次配稱『國民的運動』。沒有一次可以稱全社會的變動。所以歷史上極有名譽的好名稱，都讓那些官僚，政客，軍人，外國的勢力，和金錢，白白的糟蹋了！

一年以來的學生運動，可以說差強人意，給我們一線的希望。學生運動是一種新運動。上列五種的要素內，一種也不備。外國奴隸的機關報用冷嘲熱罵的口吻，說學生的舉動，是給美國做犧牲。我說學生是為世界的自由主義做犧牲，為開明的政治理想做犧牲。外國的奴隸又懂得什麼政治理想？我們不必怪他。

學生運動是上述五種要素以外的運動，所以可以稱做部分的國民運動。但是牠行了一年已露出失敗的現象。悲觀的人一時又絕了一線的希望。我們有信仰的，有

理想的，以爲這不過是一樁試驗。不要怕！不要絕望！人的一生是一個大試驗，人類的一生是團體的一個大試驗。我們經過一度試驗，即增加經驗；增加經驗，即增加智慧；增加智慧，即是增進能力。我們現在所享受的物質的文明，社會的制度，科學的智識，不都是前代的人由試驗上得到傳給我們的嗎？所以我們現在也要試驗——試驗總帶着冒險的性質，所以一定要預備犧牲的——爲我們自己，爲我們後代進善物質的生活，增進科學的知識，改良社會的制度。

學生運動何時發生不能說定一個日期。前清末季的請願立憲，已經是學生的運動。辛亥起義，各處也多有學生參加。但是學生運動成了瀰漫全國的『精神喚醒』，總要算是在『新思潮』發生以後。他的誕生日就是民四八年五月四日。我們歡迎他的週年紀念，要就着他一年間的經驗將他的功過批評一番。假使有過，就要快快的悔改，免得無用的試驗。假使有功，就要用那試驗的成績，積極進行，達我們改良社會增進文明的目的。

一 功的方面

(一)學生是官僚，政客，軍人，外國奴以外的人，又沒有受金錢的收買，他們純然出於愛國的熱誠，所以他們的運動可以稱為自發的社會的活動。中國政治上社會上有了這個勢力，是可喜的。假使這個勢力可以持久，可以擴充，一定會發生功效。國民受官僚，政客，軍人，外國奴的欺侮，已經不堪，現在有一班少年的知識階級出來打抱不平，豈不是國民的福音麼？

(二)學生運動雖然沒有達到終極的目的就遇見頓挫，但是有了這個運動，就好似使政府芒刺在背。英國穆勒約翰曾說過：『政府要時時刻刻被監督的。』現在的國會不是國會，監督政府只剩有學生運動，也是國民應該感謝的。總之，學生運動是民間對於政府的一種反對的，批評的，監督的表示。學生運動與去年北京的教職員運動不同。教職員因為受經濟的壓迫，發生了麵包問題，因為麵包問題遂致不信

任教育當局。教職員的運動是經濟的職業的。學生的運動是愛國的，社會的，政治的。（所謂政治的不是狹義的或政黨的意思）兩種運動不是同類，所以無從評議。但二者果能膨脹，都是社會上的有用的勢力。

二 過的方面

（一）學生團體內個體不純，所以運動的精神不免有可指摘之處。學生的第一要務是改良本體。少數的腐敗學生可以做腐敗社會的縮影。美國的 Irving King 教授說過的：『在學校內帶來帶的，就是將來在職業上營私舞弊的。在試場內見了帶來帶的而不告發的，就是將來看見營私舞弊而不肯干涉的。』（見其所著之 *Social Aspects of Education*）。這真是發揮社會與教育的關係的至理。腐敗的心理如巴結教員，逢迎校長，對弱者專制跋扈，對強者奴顏婢膝，都可以此類推。假使這一類的學生參加運動，可以使團體與運動變化性質。又少數惡劣的學生所求的不是學

問，是文憑，出身，製造名譽，——所得到的只是幾本教科書叢鈔，和文官考試須知。這一類學生的道德，學問，墮落至於如此，不全是他們自己的罪惡，也是現代社會的風俗，習慣，和制度的罪惡。主持運動，參預運動的大部分學生都不是這一類。這一類的學生絕不發起偌大的運動，從事運動的學生都是志趣純潔，以國家爲前提，所以只要於國家有益寧可犧牲一切。但是學生之中有了不良分子，也終是團體運動的障害。我希望學生運動先把這不良的分子滌除淨盡。先整飭學生團體，然後運動纔可以成功。先整飭團體，然後纔可以改良現代的社會。

(二)學生運動太重視學生自身，忘却自身以外之社會。現在中國的學生只有若干人，投身運動者又有若干人，有覺悟有理想而從事運動者又有若干人。我恐怕把各種不相干的人減而又減，只剩了一個極可憐的少數。學生運動雖然可稱做國民運動，但是仍然不與社會相聯絡。今日的學生大概出身中等階級，上等階級。他與農人，工人，商人，軍人，是完全沒有社交的關係，沒有相聯的思想。俗語說，「秀才

才造反，三年不成。」秀才爲什麼不能造反呢？因爲秀才是「士」，占社會的小部分，他的生活，思想，交際，不與那國家中堅的農工商一樣，不與他們相溝通。所以他的運動終久是失敗的。學生自居爲主人翁，却忘了那在中國坐鎮幾千年的鄉下老，小工人，小商人。中國的實力不在那一部分的受了膚淺的新思潮的學生。那不揚名，不出風頭，終日勤苦耐勞的農工商的勞動者，纔是中國真正的實力。等到鄉下老一旦真全急了，政府也要束手的。所以我希望學生千萬不要忘了中國的中堅國民，要把新思潮灌輸在他們的腦裏。

(三)最末是方法。螳臂當車是一個最笨最無用的方法。荒廢學業也是不經濟的方法。現在應該應用科學方法組織學生團體，使人人按着專長的知識，都是活動的積極的分子：這就是增加團體運動的效能。團體的組織堅固，然後可以膨脹——膨脹到學生以外的團體。

上邊所說學生運動的過失是他們試驗的差錯。這個差錯可以立刻改正的。我希望

望他們從速改正，從此團體可蒸蒸日上。我希望他們的運動是中國社會運動的『酵母』。我希望他們用科學的工具與國民協力達到人類共同的目的——良善的生命。

論平民教育運動

現在平民教育已經轟轟烈烈的開始了。關於平民教育所用的課本已經由名家編訂印行了。平民教育的運動也已經由熱心家的鼓吹提倡將遍布於各行省了。假使這個運動將來的進行仍繼續如最初發軔時的踴躍，假使將來進行的程序能夠有系統的推行及於全國的男女老幼，我敢說十年二十年之後，我們國裏識字者的比例一定大增加。從此我們可以一雪以前國民識字程度低下的恥辱。至少在識字程度上也可以與各文明國家相比擬。從此點看來，現在熱心創辦與從事平民教育的人們，是我們最欽佩的，最感激的。在現在政府百般事業萎頓的時候，居然有熱心的男女不待政府的號令施行，由民間自動的發起這樣偉大的運動，誠然是我國教育界的大光明，使我們對於我國民的前途不容易陷於悲觀的。

對於平民教育，除了識字以外，至少有兩個重要問題，凡是從事這個運動的不可不注意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人民識了字以後須如何纔可以使他們不會忘記。第二個問題，就是他們識了字以後須如何應用他們關於文字的知識。這兩個問題本來是一個。但是爲討論的方便起見，我們不妨分開來討論。

人的記憶力不是萬能的。人學過了或看過了的事物總會有忘記了的。教人認識字固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使人永遠記住所認識的字大概是更不容易。

一九一一年正月間，英國泰晤士報上載有巴黎訪員的一段電報，記述法國識字者的比例。我因爲當時讀了非常注意，所以將這段電報特別剪下收存，以備參攷。這段電報的大意如下：

去年（按卽一九一〇年）受徵兵試驗的二二七・〇六八人中，有五〇・八〇〇人的教育非常幼稚，須重新入軍隊學校補習。就中有七・八五九人連讀書寫字都不會。徵兵試驗的問題極簡單，不過是關係初等小學的歷

史地理與算學的問題。法國義務教育推行了三十年，而及軍役年齡（十二歲）的青年中，竟有四分之一必須重新學習十二歲兒童所習的功課。

這是一九一〇年的情形。現在過了十三年，法國的平民教育也不見有什麼進步。去年（一九二三）一個法國軍官在 *Intermagenta* 上發表了一篇聳人聽聞的文章。他說：

他調查了兩個步隊裏的新募兵七百人，年齡都是二十左右，其中十分之二可以列入普通所謂曾受教育之一類，十分之五能夠稍為讀書識字，十分之二拚字極困難，寫字筆畫不清，至其餘之十分之一則完全不識字。據說這七百人是從法國的三十一省，特別是東北最發展的省分募集來的，足可以代表各種階級，雖然大部分是從事農業的。這七百人之中大部分不知道歐戰議和條約曾在何處簽訂，極少的人知道法國的法律是

什麼人預定的。

這兩段記事看來是可驚的。但是這種可驚的情形並不只限於法國。我記得美國一位教授在加入歐戰後告訴我說，『從徵兵上發見了多數的不識字的青年，誠然是美國最急迫最重要的大問題。』（至於比例占多少，可惜我已經忘記。大概也占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比例。）從此看來，就是在勵行義務教育的國家裏的人民，還有一部分要將他們所讀的書所學的字忘記了的。

識字的能力，大部分要靠着他的周圍的情形。在都市裏的人民，特別是在現在印刷事業發達的時候，識字是不難的。招牌，廣告，仿單，發票，新聞紙，遍處都是。各種形體的文字時時觸遇眼簾。至少『大長城』，『三砲台』等字，人人都容易學會，也容易記住了的。所以在都市裏居住的人，識字的機會多，識字的人大概也比較的多。但是有些人，因為他們所做的事永遠沒有識字的需要，他們自己也沒有識字的趣味，他們雖然有識字的機會，却永遠不會識字的。這一類的人一定不

少。例如人力車夫，或者因為他的生意慢慢的可以學會認識街道的名字，但是掃地夫脚夫或者一生一世也沒有機會學會認識字或溫習他所認識的字。但是在大體上看來，在印刷品多的都市裏居住的人，是比較着容易認識字，容易記着字的。

鄉村裏的情形就遠不如都市了。現在有些廣告雖然已經布滿在內地鄉村的牆壁上，但是他們引導人識字的勢力還是極微小。無論如何，鄉村裏的印刷品是極少的。鄉村的人要時時溫習他們所認的字是困難的。各國受過義務教育的兒童，到了中年以後，還是不能念書寫字的。大部分大概都是因為既沒有識字讀書的需要，又缺乏那便利讀書寫字的環境。我們對於這類人更應該特別注意，使他們有看見印刷品的機會。

但是更進一步說，人認識字不是只為能看普通印刷物如廣告仿單一類的文字的。假使只將看仿單讀廣告認為平民教育，那未免太褻瀆平民教育的尊嚴了。有些人所以熱心平民教育的，或者只為得車夫可以認識街道的名稱，廚司可以記帳。

但是明白平民教育的真意義的，決不能將平民教育只限於這樣狹隘的，淺薄的，純粹功利主義的觀念。要知道識字不過是個方法，並不是人的生命的目的。人認識了字，要知道如何藉着他開拓眼界，發展心靈，發展意志。這就是我所說的第二個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最重要的一層，就是誦讀的材料。誦讀的材料對於識字的人好似必不可少的滋養品。人民的心靈，見解，思想，都靠着他培養，也都爲他所左右的。換一個譬喻來說，不識字的人好似盲目，識字而無誦讀的材料好似明目而無物可視。假使將來一般的人民都受了識字的教育，那最緊急的問題，就是給他們什麼書籍看。這個問題比什麼都難解決。平民教育的成敗也就看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我們看了現在中國出版界的情形，一方面是可誦讀價值之出版物之少——無論爲平民教育或專門教育——又一方面粗俚荒雜的出版物之多，有時覺得在中國識字未必

果是幸福。假使將來一般人民都認識了字以後，而他們所讀的只有今日『文人』的『創作』與『翻譯』，或者他們不認識字反倒是幸福。熱心平民教育的人聽了這話或者要罵我頑固多慮。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不顧這個頑固的見解，而竟以爲平民教育就是使人識字讀廣告，或讀今日火車上兜售的出版物！

十二，十一，六。

留學問題

中國人到外國去入學校，求智識，學技能，已經有了五六十年的歷史。最初留學生到的地方要算是合衆國，以後從英法日德漸漸的遍布於全世界各國，以至於坎拿大腓律賓的學校也都有他們的足跡。遊學之國別這樣的多，所學的科目也是非常繁博。最先學習的固然純是言語。但是如今世上所有的學問，思想，技術，從最乾燥無味的學問如基督教的神學，以至最近發達的應用科學如飛行學，無不有我們中國人去研究的。論到人數更是不可勝數。最先曾國藩派遣學生遊美一起就是五六十年。以後張之洞端方及各省派送遊學也都是大批。我記得一九〇六至一九〇八的三年裏頭，在日本官費公費自費的學生合算起來無時不在萬人以上。據說東京的神田一區就有五六千人。神田街上來來往往的都是些中國學生，差不多把當時神田區的

神保町三崎町變成了一個『唐人街』。在這五六十年裏頭一班一班從各國畢業歸來的前後統計起來總不下幾萬人。他們所費去的金錢假使平均每人只用一千元，已經是幾千萬元了。

假使有人把中國留學生變遷的經過情形，詳細的敘述一番，成一冊極有用的留學史，可以給我們做參考。可惜現在還沒有人去整理這些材料，著成一部專書。但是只就我們所知道的推論起來，那留學生散佈之廣，研究科目之博，人數之多，和經費之重，實在值得特別注意的。我們看了這個情形，不得不就已往之經驗考察那留學之利弊。留學究竟產出了什麼結果？於留學生自身，於社會，究竟增加了什麼利益？

最普通最膚淺一派的議論，以為留學是一種最好的出身。現在最『得意』的，在政界最活動的，雖然不全是留學生，也是以留學生占最多數。留學生的頭銜可以抵得前清的舉人，進士，翰林等正途出身。所以考文官試驗的，領憑做律師會計師

的，候補做省議會國會議員的，都常藉着一張外國學校的證書，得到他們的資格。總之，留學生在今日社會裏已成爲一種特殊的社會階級，也就是最優異最高貴之階級。所以一時的風尚，凡是可以得到出洋的機會的，都想去做一做留學生。就表面看起來，一個人打着留學外國畢業的旗號可以在社會，政治，各方面活動也是快意之事。這不過在留學生本身上立論，並沒有念及留學生身外的人。換一句話說，這不過以個人活動的成敗立論，並沒有念及他的活動在社會上是利還是弊。

還有一派人拿社會或國家爲前提，比上邊所說拿個人主義做立足點的立論高出許多。他們說留學生的功勞是非常之大。現在的一切新事業如鐵路，電報，電話，製造，等等都是因爲有了留學生，我們中國人纔可以自己辦理。倘使沒有他們，我們就都要仰仗外國人了。不只是物質的方面我們要感留學生的恩，替我們辦理一切。就是法律政治，我們也是仗着他們留過學的纔把那些新制度輸入中國。什麼檢察廳，審判廳，國會，地方議會，一切法律政治的新制度，莫不是留學生輸入的。

現在國內的新事業都幸而有這樣多的留學生纔可以興辦起來。這也足可以爲留學生自豪的。但是這種論法仍然是籠統的。所有的留學生並不是都在那裏辦新事業。所有的新事業也並不是都由留學生舉辦的。果然如此，則留學生而不辦新事業的，又可以怎樣的有所貢獻於社會？那新事業既然不是只有留學生纔能舉辦，又何貴乎有留學生？這也是應該熟考的一個問題。

另有一派人認定留學是有絕對的好處。無論什麼人假使可以有機會到外國去，就應該出去。我們中國人株守家鄉，死守着祖先傳來的習慣風俗，只知因襲，不知改革，都是因爲沒有看見過人家外國比我們强的地方。所以最好是讓中國人盡量的到外國去。『他們在國內好嫖的，到了外國去嫖，也可以改一改舊法。除了嫖之外，也可以增長見識，回國以後或者還可以把舊俗改好。假使出洋留學的什麼也沒有學得，沒有看到，至少只看了那衛生便所也是很值得的。』（這話不是假擬出來的，實在是有人這樣說過。）但是中國人不是人人都有出洋的機會的。所以又有人

創了儉學工讀等辦法，使那沒有資斧的人也可以到外國去入學校。近幾年來用勤工儉學的方法出洋的已經有了好幾大批。這一派的主張是事前的（a priori）斷定，並不是考察事實得了好結果以後纔發見的道理。儉學工讀固然是求學的一種好方法，可以鍛鍊求學者的意志，養成他的勤苦耐勞的性質，但是施用在出洋求學的身上適當與否，這也是本題內應該研究的一個問題。

以上三種主張都是贊成留學方面的議論。見解的淺深雖然各有不同，但是都以爲留學這個辦法，無論是從個人方面或是從社會方面看起來都是好的。至於有少數反對的議論，大概都是對於留學生個人的行爲，並不是對於留學這件事。（胡適之先生在留美學生季報上曾登了一篇非留學議，却是反對留學這件事，可惜我還沒有讀過。）留學雖然有利，但是不能像這三派的主張所說的。即使那留學之利果如三派所說的，那末，所得之利是否可以償那所耗費的幾千萬元的留學費，仍然是一個疑問。我們現在且不必批評這些贊成留學的議論，先追溯歷來派遣留學的用意和方

法，然後再對於留學求一正確之觀念，那留學之是非也就可以從此辯明了。

留學原來是一種教育的方法。中國最先派遣留學生的意思，是爲造就一班方言家，爲政府充翻譯人員。當時政府因爲辦理交涉，沒有會說外國話，讀外國文的，覺着有許多困難，所以纔選派留學生。後來所設的同文館廣方言館也是這個用意，不過是在國內設館培植方言的人材罷了。等到中國受了英法聯軍的欺侮，曉得自己的陸海軍敵不住外國人，所以又選派學生到外國去學陸海軍。但是當時選派的方法却不是隨意揀擇漫無標準的，也不是大批出洋的，全是本國學校內（如馬尾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武備學堂。）拔擢高班生或畢業生纔遣送的。他們至少要通方言和淺近的科學，比較要算有根底的。這是很可注意的。以後南北洋和湖北派遣留學生也都是這種辦法。自從庚子以後，國人受了一番大打擊，一時人民都有圖強之志，所以到外國去求學之心更切。這是留學熱的發軔。各省督撫也跟着提倡留學的風氣，除去派遣長年期的留學生之外還派人去學那短期畢業的師範與法政速成科。

袁世凱在直隸又咨送候補的官吏到日本去考查三月，做他們補缺的資格。同時政府因為政治上特別作用也就隆重他們，賞給他們最優異的出身。從此以後，那留學生的聲勢一日重似一日，留學生的數目也一日多似一日，因此留學的辦法大家都承認爲當然的制度，沒有可疑的了。近幾年來，留學生的人數雖然已有減少之趨勢，但是政府對於留學仍然是因襲二十年來固有的制度，沒有什麼改革。現在我們應該藉着這幾十年的經驗，把這現行留學制度重新整理一番。

上文說過的，留學是一種教育方法。留學當然與全國教育相聯絡，不能算單獨的辦法。換一句話說，假使我們政府定有教育政策，那留學當然占政策中之一部分，不能超然獨立與政策全體不相關聯的。以先留學爲造就翻譯官，後來爲造就陸海軍人，都可算做那個時代教育政策之一部分。當時之教育制度是私塾和科舉。因爲與外國接觸，覺着自己缺乏言語之知識，和練陸海軍之能力，所以纔選派留學，補固有教育制度之不足。現今追想當時留學的辦法，並不是無意識的，實在是有意的。

識的，有目的的。庚子以後，那大批出洋去發憤求學，也可以算有意識的。因為當時舊教育制度已經破產，而新教育制度尚未成立，一時關於科學法政之知識，在國內無處可學，所以不得不向外國去求學。但是現在國內新教育制度業已漸漸成立，科學私塾已歸淘汰，我們不得不把留學的辦法重新仔細估量一番。國內各種學校既然都已先後設立，全國人民須受本國學校教育纔算正當。留學一層只可以為附屬或補助本國學校的一種辦法。本國學校內有未設或設而不備的學科，一時無處學習，只好求學於外國。假使本國的學校自為學校，出外去留學的自為留學，兩不相謀，這就成了不完備的教育政策。產生的結果，就是今日這種現狀。

二十年來留學的結果，使今日有幾十萬之留學生布滿國內。因為這幾十萬人去的地方不同，所以有日本英法美等不同的名稱，各種的派別。各國留學生雖然沒有顯然的衝突，却也不免鬧意見，爭意氣。（這是無可諱言的，個人利害相背馳的時候，也有打着留學國別的旗幟相衝突的。）所以至今受過外國教育的還沒有一個聲

固的團體。因為他們受的教育不在一個地方，所用的言語不同，書籍不同，所學的派別又不一樣。即使他們所學的是同種科目，但是因為由不同的地方學來的，所以回到本國來討論他們所學的東西，或是辦一樁公事，總好像是互相隔膜，不能一致。以致大家鬧派別爭意氣之不暇，還有什麼工夫去共同商榷，互相幫助呢？

中國各種學校設立之後，政府和各省派遣留學生，與本國學校制度毫無聯絡，實在是一件大錯。因此所派的學生有兩大缺點：一則沒有把求學的基礎預備好，二則留學的年歲太輕。那些贊成年幼出洋的人，以為年輕的人記憶力強，容易學言語，還有其他種種的理由可說。不過據我看來，倒是利不敵害。第一層，年幼出洋的大概都犯了沒有相當的根底的毛病，要在一國進過中學小學纔可以入大學學習專門學科。這種辦法，不但耗費金錢，尤其耗費時間。淺近科學在國內的中學和高等學校學習要省多少學費。並且以本國語聽講比較外國語省事得多。第二層，年幼的人對於祖國的觀念較為薄弱。這裏所說的對於祖國的觀念並不是指愛國心，乃是了

解其所居的國家的情形的意思。所以他們對於本國真正的情形終覺隔膜，更不知道從何盡力起。他們所得的結果，最好的就養成了一個完全良善的外國國民。不好的呢，却只沉醉於西洋物質的文明，剽竊了一個卑賤的人生觀，回來也就會替祖國多造些罪惡罷了。

現今在社會上最得意的留學生爲數不少。但是合全體觀之，留學生之在中國教育上確是一段可悲的歷史。初到外國一個新社會裏，沒有一個相識的人，東奔西投，好容易找到一個學校；因爲根底太淺，聽講又跟不上程度，因此廢學的不知多少。這樣的人對於學問既然沒有趣味，就極容易爲外物所誘。生活一天比一天墮落，志氣一天比一天頹喪。在外國鬼混了幾年，等到官費截止的時候，然後回國，仍舊是一事無成。這是一類。又有一班留學生雖然學到畢業，但是原來定學科的時候，沒有參酌國內的情形，沒有決定終生的希望，逞了一時的高興揀定了一門，這類學生所學的必不切實，回國來不能用其所學。這又是一類。還有一類，留學的時

候本來有一番抱負，所學的科目也很切實，但是回國來應用他們的學問，却不能應付，竟至失敗。中國今日各種事業全在開創時代，所以最需要的人材，不是大學普通的畢業生，乃是研究深博的學者或專門家，並且須是知道中國的。歐美大學乃是養成普通學問之人，至於專家學者，全由出校後實習研究得來的。因為他們的社會與我們的不同，各種事業都已發達，所以大學生畢業之後，就可以有地方實習研究，就可以做起事來，過了幾年就可以成就為專家或學者。中國人回國來沒有實習的地方，各種事業皆須着手草創，所以遇見事業竟至束手。以上三類要居留學生中的大多數。比較起來，以最末一類的境遇為最可憐。一般留學生在他們留學的國裏很可以運用其所學的，但是一到祖國，那社會，政治，經濟，種種狀況與他們留學地方的環境迥然不同，他們就好似出水之魚無所憑寄了。所以歸國後之留學生真能把他所學得的智識技能貢獻於祖國的有幾個？雖然，也有幾個在社會上成功的，但是他們的成功未必就是用其所學造福社會。假使現在調查那幾十萬已回國之留學生

所執之業，大都是用留學生的招牌，或特別援引的勢力纔得到的。這雖然原因於中國固有之社會政治的腐敗情形纔有『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的弊病。但是試問要興辦一樁事業的時候，可以找到的相當人材有幾個？辦事的時候能彀把他的學問應付運用的有幾個？（這是辦過事的人都知道的。有一位專門技術的官對我說，學他那一門學問的固然常有，但是真可以實地做事的却不易物色。因為畢業生在外國可以實習，但是回到中國驟然擔當大事就不勝任了。）這是大家都可以看得見的。請問這應該歸罪於那一個？這二十年以來，國家所支出的留學費不是都付之『東流』嗎？留學生所用的那些留學費，都是小民血汗之資，假使無所貢獻，我們良心上又怎樣可以對得住供養我們留學費的小民呢？

論者或以爲我的見解偏於極端，過於悲觀。但是以上所說的皆自經驗與觀察中得來。我不願意拿許多人的歷史——他們已經夠可憐的了——和許多悲慘的事實來說明我的意見，做這篇文章的證據。我現在攻擊既往，正是因爲我所最希望的是今後之

派遣留學應當是有意識的，應當占我們教育政策的一部分。教育當局應該有一個廣博的教育政策，把留學放在政策裏補助本國教育不足的地方。換一句話說，就是本國可以教授之學科儘須在國內學習。本國沒有成立之學科，或程度不足的時候，再派送學生出洋。假使本國學校設備不良，這是教育當局的責任，應該力求改良纔是。萬不能因為本國教育不進步以後就永遠借外國學校為我們造就人材的。（七月在巴黎時，李石曾先生曾談及留學的好處，他說有儉學會某學生在上海某學校學法文為高材生，到了法國纔知道他所學過的功課還不及法國中學程度。這是該學校辦理的不好應當改良的，但是李先生不知道有在法留學十幾年只知法國有一位文豪名叫羅俄的。還有一位在法國學法政住了七八年，說這次大戰爭的原因是英法打主意欺侮德國的。）總之，將來留學生，或者還要大批派遣。但是，第一招募時要定最高之標準，（現行制大學預科畢業生也得派遣，資格還嫌太低。）並且保證他們將來可以仗着他們的學術技能擔任一種事業，他們對於所受之學費纔可以無愧。現在

有資格出洋的除了教員以外，以專門學校和大學的優等畢業生爲最適宜。他們在國內學校已受了四年乃至六年的教育，所習的又是專科，等到畢業的時候，當然有一種心得。就他們所學的再到外國去實習，或研究，或考察，都於他們將來任事有極大的幫助。他們在中國環境內受了專門的教育所以知道中國情形，並且知道他們的學科與中國的關係。到了外國是開着眼的，是胸有成竹的，（一位朋友對我說過，凡在外國留學的時候胸中有問題要研究的都是好學生；我想也就是將來可以做事的學生。）是知道取捨的，是將來可以任事的。我想將來改造中國的是他們，將來在中國發達學術，造出研究的精神的也是他們。

論大學教育

滬上教會中人，編輯中國教育便覽（Educational Directory of China）已三
年於茲。頃讀其最新版，共分爲三編：首編記過去一年間之教育事情，附錄二三學
校及教育會之規則；次編列教員氏名錄；末編載全國中學以上各學校之名稱。以外
人而調查吾國教育之實況，其觀點異，其思想異，其判斷亦必不同。更以昧於吾國
政治上社會上之種種狀態，則其記載之未詳，結論之未合，疵謬之夥，亦正在吾人
意想之中。然以外人而首創此艱任，總括內國中等以上之教育，便於識愛皮西者之
參考，則其功有足嘉者。而吾人所可深注意者，則香港大學司密士教授論大學教育
與實科教育之文字二篇。吾請對於前者加以評論，誌吾感想。

司密士教授掌教於英倫之伯明罕倫敦二大學有年，後受泰晤士報社之委託，調

查歐美諸大學。所著報告，見諸該報之教育附刊。其言論乃根本於長久之經驗，廣遠之觀察，與率爾操觚侈侈而談教育者絕不可同日語。後香港大學成立，氏被聘爲工科科長，來東亞執教鞭。故氏實學識經驗觀察三者俱備之教育家也。其論中國大學教育曰，「中國之以大學稱者以十數，然率皆程度幼稚，科目殘缺。就中科目粗備與大學之名稱相符合者，數不逾三：外國政府之香港大學，基督教會之聖約翰大學，及中國政府之北京大學而已。三者之程度不全相同。香港大學擬英制，學位高貴，擬英之倫敦。聖約翰大學純擬美國制，守美國教育法規，華盛頓教育局認爲合法定大學之程度，故亦漸有遠望哈佛耶魯之勢。獨國立北京大學程度較一般大學遙低。其工科卒業生殆無受學位之價值。設此後果能增經費，善組織，謀教務之改善，則其前途亦未可限量。……」

司密士氏對於大學之批評止於此。吾人非親歷諸校，察其組織，接晤教員，考其功績，莫由批評其意見之當否。今假使氏之言爲不誣，則燦爛之中華，文化之先

河，人民疆土，豪甲諸邦，乃無國立大學之可言。而基督教會以私人團體，乃能組織大學，與他邦國立大學相媲美。使有識之士有莽莽神州無一大學之歎，不亦大可哀乎？假使氏之言失之苛責，而我邦之大學，若國立北京大學，若其他省立私立之大學，誠可儕於歐美諸大學之列，則吾人豈遂可岸然自傲？蓋今之所謂大學者，多半屬於基督教會，以中國之巨，大學之數猶不滿二十，視諸合衆國之大學以百計者，豈不重可愧耶？（考美國教育會今年出版之年報，高等以上之學校總數在二百以上。）

大學者，一國文化之中樞，知識思想經驗之交換所也。吾聞之，大學之職，所以聚過去一代之智者，與未來一代之英俊，傳經驗，增努力者也。故大學之良窳，視乎二代之接觸若何；積久之經驗，理想之努力傳播又若何；蓋斯乃道德進步智識進步之本也。（Branford, Interpretations and Forecasts, 1914. 二八九頁）教育者，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前代之成就，後代承受之也。不有教育，則先代之

文化滅，先代之思想經驗絕，使後之人復反乎榛狁原人之初態。故今人以教育而覘族之文化國之強弱，亦即視其民能否保存前代之經驗知識，俾益求進而已。故教育之方法，遍求諸大地無量數之民族，罔有不存。非洲之黑蠻，美洲之銅色種，亦莫不有老幼二代相接觸傳授經驗之方，此修民種學社會學者所類能道者也。然經驗有難易，知識有淺深，人之稟質有賢愚，處況有不齊。故教育之端亦不一。一羣之中，必常有部分之人，富有經驗，遠於知識，遠超出一般人民之上，非以其稟質特優，即以其處境異常，乃能矯然傑出。若斯人者，在野蠻半開化之社會爲酋長，爲長者，爲巫醫；在歐洲之中世爲僧侶；在我國爲達官，爲顯儒，爲翰苑；在今日之近世國家，爲大學之教授，大學之學生也。

由是觀之，大學者，文化之執炬者也，文化之執鑰者也；前代之智者以所成就之諸般文化燭照未來一代之英俊，啓發未來一代之英俊之所也。居今日世界大通文化猛進之時代，吾茲所謂文化者，又不僅限於一國民一民族，實網羅八荒，總括人

遺之文化而言也。舉今之所詮論，而揆諸我國大學教育之狀態，則吾上所述司氏之評說，寧得謂爲誣我？我國大學程度之若何幼稚，科目之若何蕪廢，姑置勿論，而可以樞紐新舊兩代，當傳播固有文化世界文化之任者，在全國中果有幾所？足以高擎世界文化之炬燭示後來者果有幾人？此吾觀乎吾國之大學教育，念及今日國家之狀態，衰衰諸公，芸芸氓衆，非日迫於奇慘的生計之爭競，圖苟且之生存，卽日耽於卑劣的身心之娛樂，謀肉體之安舒，乃不寒而慄；益悲吾族之風雨飄搖，文化喪失，乏炬燭明星之指導，而國之將不可以終日也。

抑吾所悲者，不在過去，不在方今，而在未來。諺有之，過去者，過去而已。往者已矣，其如來者何。吾族而欲立國於大地之上，與歐美諸文化先進邦相媲美，則舍速培植文化傳播之機關，其又奚從？政治法律之制度，物質狀態之進步，固近世國家之表象。而必其國之學術發達，文化增進，先樹其基，乃克臻此。交換知識啓發文化最首要之機關匪他，卽大學是也。英之染料夙仰給於德，其入口品物價額

常以染料占第二。迨歐戰起，英德貿易之途斷，英之化學家，據講壇於大學者，相集謀製造之方，創興染料業。英之海軍跋扈北海，自鎖港以來，德意志所產之食料品頓見短絀，乃謀經濟的分配，却浮濫之消費，於是麵包有券，奶油有券，糖肉莫不有券，分配民間，以爲購取之證，所以禁濫購防奪貧者之食也。而籌計生產，分配消費，實德之經濟學者統計學者，執教鞭於大學者也。吾適以意想所及，舉吾人所習知之犖犖大端，以明大學教育與近世國家之關係。蓋近世社會日趨於繁複，即文化先進之國家，問題千百，若政治，若法律，若社會，若生計，若教育，若衛生，日盎然發現於人民之前，擾其生命，必其國之智者，燭以燦爛文化之光，覈以精奧科學之理，乃能與人民研究解決。今吾國當社會劇變，內政需舉，外患日迫，凡百庶政，畢待修治，則大學與國家之關係豈不更密切耶？

故今之國家問題最迫切者，誠莫若進善大學教育。從事大學教育者必咸惕然知其責任之重，職務之貴，以自策勵，而受學之士必踴勉從事於學術之研究，促道德

知識之進步。夫然後吾族得聞發傳來之國粹，採納域外之文化，施諸實用，以光吾族。信能如斯，則教員又焉能尸位素餐，視教席如傳舍？而莘莘學子又焉能優游度時，以文憑爲就學最初之目的，以官吏爲畢生唯一之希望耶？

雖然，大學教育改革之計畫，非易言也。自頹惰朽敗而力振拔有嶢嶢之活氣，以盡教育家神聖之使命，必其人有堅忍不拔之志氣，高尚之理想，而又非一人之力所能致者也。吾嘗謂學校之組織固首賴財力，而其精神則全視謀事者之若何鼓舞。京津高等以上之學校經費夙豪，民國二年以後減削至於極微，而學校之整飭，科目之設備，固今勝於昔也。故今日大學改善之問題不全在財政，而尤在乎人才。蓋二十世紀之新發見，厥爲組織。苟得其人而善爲組織，則事畢舉。德意志處困阨之勢，以寡抵衆，抗戰二載，迄未疲竭者，有人才，有組織也。英之軍需品初本不給，乃後之出產源源弗絕，且供給聯盟軍之用，無他，人才組織使之然也。

吾既述大學之神聖職任及人才之重要，吾尤欲述吾對於大學未來之希望。聘日

四屬，則歐美日本之大學，其數盈千。組織有殊，精神各異，勝於吾國現在之大學，自不待言。而欲求其功績最可稱者，吾獨推尊合衆國中部諸州之大學。其猛進之精神，獎勵學術，掖進文化，勸誨後進，固不待言，而其直接的服役於社會，使社會獲大學教育之實益，則又前輩之大學，若英之牛津劍橋，美之哈佛耶魯所不逮者也。吾請舉維斯康辛爲例。

世事繁劇，於今稱最。而問題之夥，解決之難，有非政客所暇理，所能理者。故維斯康辛州之政事，大學教授多司顧問之職。然茲所謂顧問者，絕非坐支巨薪，尸其位不謀其政之謂。實對於州之切要問題，以學者之眼光，科學之知識，詳爲探究解釋。其意見不特報告於政府及立法院，且普告於公民，而大學生徒且以之爲實用政治之好資料。民政基礎，厥在教育。昔穆勒約翰謂民政之先，必設普及教育。而教育又不止於讀書識字，必且授以高等實用之教育，養成公民之知識，俾人民對於政治上，社會上，生計上種種問題，有深奧之趣味，不肯漠然置之。如斯然後人

民非特能監督政府，且與政府相提攜，共謀社會上政治上之進步。且平民政治大旨之一，爲機會平等。人之稟質固有不齊，然既等是公民，則公民之教育，公民之權利，必不可有歧視。等是公民，因處境之不同，而不能受同類之教育，不能享納種族之文化、其過常不在公民自身，而在社會。是國家之組織未備，置公民各員之價值於不顧也。彼平民政治之維斯康辛州，乃設大學擴張 (University Extension) 之策，以增進州民之知識，與其公民之位置。曰函授法。全州之民，非盡能負笈來都，日登校室，享受大學教育，故必使大學教育，就諸人民。最普及之法，是爲通信教授。曰假借圖書。關乎時下之問題，必有研究之材料，若新聞雜誌之所記載，書籍之所論證，皆研究現時問題之好資料，貸之於公民。凡郵運通達之處，公民教育，輒隨之俱至。故今日維斯康辛州學校之辯論會，不取枯乾寡味之問題，而常取生存之問題，供有益之研究。曰演說會，音樂會。凡州境之內，各地方團體，有欲研究之問題，或養優美音樂之趣味，大學輒遣講員爲之演說，或使音樂專家爲之奏

演。更有市政參考局 (Municipal Reference Bureau)，在大學監督之下，遍設於州境之內。凡州民參考州政市政之問題，皆可就之，得最適用之材料。又若關於地方改革，社會改良，公衆衛生，音樂獎進，皆於州內設獎勵訓誨之機關。或搜集新聞雜誌，以供州民之閱覽。或陳設物品，啓發一般之心思。時且以關於教育之幻燈鏡片，分布諸區補講演陳列之未足。總之，大學者，高等教育之機關，知者研究之所，弘布其勢力及於未知者求知者也。而維斯康辛大學之活動，不僅限於校內之講演考究，正所以使知者與求知者相接觸。故吾稱之爲最新式最猛進之公民大學 (Civic University)。

夫大學之職，若是其神聖。大學之人才，若是其重要。更觀乎平民政治之大學教育，非若歐洲中世之限於僧侶之專業，非若吾國舊制之限於士族之專勤，今且準機會平等之旨，採公民大學之制度，勿論婦孺成年，咸得受最高學府之教育。由斯觀之，則司密士氏之批評吾國大學，豈非失之寬縱，而非失之苛切乎？彼文化先進

邦之公民大學之型俱在，有肯當此空前之際會，進善吾國大學教育，使其在國家之中神聖之職責，普及其勢力於公民者乎？吾翹企望之！

【注】大學擴張之名，倫敦大學早有之，然只限於普通演講。日人譯爲巡回講演，或通俗大學講演，其義至狹。維斯康辛之大學擴張制度範圍較大。

五，十一，十。

大學課程問題

我們在討論大學課程以先，須要明白現在大學的位置，現代大學與前代大學有什麼不同之點，現在大學在社會上有什麼責任。

大學本來是貴族或高級社會的子弟的教育機關。大學教育本來是治者階級或閑暇階級所特享的權利。能受大學教育是他們階級的一種標幟。他們受教育的目的，是爲貴族生活的裝飾，是爲閑暇階級的消遣，——最好亦不過是由文藝上的造詣顯出他們階級的高貴。所以大學教育本是特殊階級所專有的；那大學教育的目的本來是爲點綴階級的色彩，鮮明階級的標幟的。至於大學的課程則注重古典的知識。因爲歐洲在文藝復興以後，崇拜古典時代的造詣，想恢復古典時代的文學，思想，美術，所以竟認古典時代的學術爲文明的精華。所以大學的學科亦自然偏重古典的學術。

問及文學。

但是古典的知識與文學，除了去做裝飾與消遣以外，對於許多人——究其實連貴族與治者階級也包括在內——常缺少功用。在人類社會裏，假使一件東西自身沒有功用，雖然不能立刻消滅，亦終必為極少數人所需要。特別是學校裏的學科，如失去真正的 (*intrinsic*) 價值，終亦必為人所屏棄。所以古代大學最早即將幾種特殊階級所專有的知識與藝術併入教科之內。神學，法學，醫學都是比較的有功用的學問，亦都是治者階級應該有的知識。神學是治人靈魂的，醫學是治人身體的，法學是治世的。歐洲大陸上如意大利，法蘭西的大學所設的學科就是神學，文學，法學，醫學四科。從功利方面看來，當時社會所需要的人材亦不過就是牧師，法官，律師，醫生，教員與文人罷了。

現代大學，自十九世紀以來，已漸失去階級的色彩。現在大學已為平民的。中央或地方的政府，應着教育平民化的趨勢，都去擴張大學教育。例如英國有各地方

大學的勃興（如曼哲斯德，伯明罕，里茲等處。）美國有州立大學乃至市立大學的膨脹。大學擴張的結果，爲滿足來學者的需要起見，勢不能只限於前代所設的四科。

況且教育的平民化不過是近代民治運動的一個現象。按着民治的意義解釋起來，人無所謂治者與被治者的區別。人人都是公民，所以人人都是治者；人人都要服從法律，所以亦可以說人人都是被治者。沒有治者的階級，亦沒有一階級所專有的知識。各人對於知識雖然可以各專一科，各有專長，但是他運用他的知識不是爲治人，或制伏人，却是爲增加他的爲公民的效能，輔助他爲社會造幸福。從這一點看來，治者的學科更不能成立了。

以上所說是專論大學在社會上的位置。但是我們最可注意的是大學的學科。歐洲自從十五六世紀以後，因科學方法的革新，知識上有急激的進步。知識的內容日益豐富，人所需要的知識——爲現代社會中公民所必須備的知識——亦日益增加，所以

學科的分類亦日益加多。知識的增加不特是量的，還有質的。現在的知識侵入極深遼的限域，所以從事於學問的人常不能專驚博覽，還必須求專精。現在各種科學都分析為極微細的專門。例如歷史學者不能將歷史的全體遍為研究，必須專攻歷史的一方面或一個時代。因此學科的分類更多。

大學在現在社會情形之下，有兩個問題要解決：第一個問題就是適應社會的要求，為一般人設備學科。現在社會的要求是多方面的，社會所需要的知識亦是有繁夥的種類，大學的責任應當應着這個要求，就着力所能及的，設備學科。中古時代的大學雖然只設神學，文學，法學，醫學四科就已經滿足，但是現代的大學必須多添學科，因為現代社會需要的人材不特是牧師，法官，律師，醫生，教員，文人，並且還有無數種類的科學家，工程師，美術家，新聞記者，教育學者，社會科學者……

第二個問題大學應當解決的，就是為傳遞並增加社會的文化設備學科。大學是

高等學術的中心，他有保存並增進社會中最寶貴的學術的責任。社會的智慧，思想，文藝，學術雖不能說完全存在大學裏或為大學所專有；但是在現今時代，至少大學須負大部分的責任，保存學術，對於學術有最大的貢獻。

現在大學設學科的時候要注意這兩個問題。但是要按這兩個目的排定課程是很困難的。現在因為學科的門類繁多，所以學生須各專一門。因為專門仍不能將那一門的課程都完全學了，而學生又不應有極狹隘的專門，所以近來都採用選科制。選科制可以算是教育界的一個大發明，現在他的用處不只限於大學，並且還推廣到中等學校。但是選科制亦不是完全沒有弊病的。近來美國教育家討論選科制有兩個缺點。

(一)缺乏團體的精神 (Esprit de Corps) 在未行選科制時，各班人數都是固定的。大家在一班之中彼此每天接觸，就可以發生團體的精神。彼此有相近似的知識的背景，受完全相同的教育，得彼此互相磋磨的機會，發展知識的社交的團結。

在選科制之下，班次不定，彼此沒有長久的接觸。學生之間，除去舊朋友以外，多有同學數年而不相識的。團體的精神無從發生。所以對於研究學問及共同作事上常發生阻礙。

(二)失去知識的統一。在選科制之下，所得的知識常是枝節的，零碎的，無組織的，缺乏統一的。我見過哲學系的學生有選習訴訟法，國際私法，音韻學的。因為選課的學生對於所選的科目彼此有否關係，有否聯絡，常缺乏知識。假使學生對於學問不發生趣味，又沒有教員的指導，他們變為單位的奴隸。我常見學生所求的不是學問，乃是單位與文憑。單位足數即可獲到文憑。所以有講義的科目，教員在攷試時限範圍或攷試時畫分寬大的科目即為學生所歡迎。要知這樣的選科實在是誤人。

例如哲學與訴訟法在大學的學科是不能發生關係的，自不待言。但是我在大學裏竟發見哲學系學生同時選這兩門功課的。即是相關聯的科目，亦須有一種有機的

聯絡。一門的課程須有許多教員擔任，各教員專注意他所教的那一門功課，常不注意那聯關的功課；甚或對於專門的功課重視過甚，張大其辭，竟使各種功課失其平衡的關係。我們的知識是應該統一的，不應該是枝節的，散漫的。選課的固然應該有系統，即學校中所受的課亦應該有有機的統一。人的知識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多方面並不是不相干涉的意思。正如同人的生命雖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人的人格大體上仍然是統一的。

選科制的弊病既如上述，近來美國各大學爲矯正這個弊病，有多種計畫與提議。現在總括起來，有如下三項：

(一)限制學生選課。一系列的功課有範圍，選課的學生只可在範圍內選擇，不能逸出範圍以外。所謂選擇，不是徒然選擇課程，應該有一個目的。有了目的，那所選習的課程自然有個根據，不至於凌亂無秩序。學生按着目的選課的時候，自然還須有教員去做指導，做顧問。課程的聯絡仍須有經驗的教員指示。

(1) 設科學概論科。在大學第一二年級設科學概論一科 (Survey Course or General Survey Course)，把各種科學聯絡起來，給學生一個對於科學的鳥瞰。這個功用，好像法學通論之於法學，政治通論之於政治學一樣，但是範圍較為擴大。科學概論科的危險就是內容膚淺，學生聽了有如走馬看花。學生既不能從此得具體的知識，又不能獲深透的概念。所以有一般人否認科學概論科的功用。他們說這種科目不應供給科學的內容，但應供給科學的工具；這種科目不是科學的目錄，但是供給各科學的思想。總之，他們主張這種科目應注重問題，注重方法，注重思想的形式，不應注重在問題的答復與各科學的內容。

現在哥倫比亞大學設有『現代文明』一科，為第一年生所必修，即是此意。『現代文明』一科凡哲學，歷史，經濟及其他社會科學的教員都來講演，所講演的聯絡起來成爲一個系統。設此科的目的就是使學生於研究高深的學術以先，先有一種共同的客觀的世界做基礎。以後無論各人所專何科，都自一個共同的基礎出發，

都了解現代文明的意味。

(三)在大學的後二年設統一知識的機會。現在大學科目除了工程，採礦，醫學等科以外，最大的毛病，如上所述，就是缺乏統一。如工科醫科的課程，大概都是排定了的，不容學生自己選擇。但文學哲學乃至純粹科學等科課程最容易變成零碎的。所以爲補救這個弊病起見，在大學的後二年設統一知識的機會。統一知識的辦法不外課程與考試。今舉美國大學的三個例來做我們的參考。

哥倫比亞大學因爲選科制有課程散漫的趨勢，又因爲現代學生都沒有讀書的功夫，所以對於後二年級的學生設一種讀書的課程。他的方法是由教員全體選出關於文學，哲學，科學，歷史，經濟的名著五六十種，使學生誦讀。凡選習此科的學生，於每星期三晚間與教員相會二小時，討論所讀的書。攷試在每學期之末，在圖書館內舉行。試題即由討論時所研究的問題中選出，做爲論文。學生得任意參攷圖書館內的書籍。這個科目可以引起學生自動的研究。

美國斯密司女子大學對於特別有能力的學生在後二年與以自動研究的機會。學生必須成績優良，教員等認為有自動研究的能力。學生選擇研究的範圍，得全系教員的許可。這樣自動研究的學生不必按單位選習課程，亦不必上課，惟每學年皆有極嚴格的致試。這個辦法與英國劍橋牛津的情形很相像。

哈佛大學於學科的各門課程考試之外，設學科全體的考試（General final examination）。因為學生不只要受各門課程的考試，并且更須受學科全體的考試，所以選擇科目的時候必須審慎；除了課程以外，須多讀書，多思想，須受導師（Tutor）的指示，從所學的課程中得到一種概括的有系統的知識。據說這種學科考試加增了學生學習的效率。學生之中有各門課程考試皆及格而學科考試不及格的。計每年因學科考試落第（各門課程皆已及格）者約占百分之八，就中歷史，政治，經濟科的學科考試落第者竟占百分之九以上。從此可見對於各門課程考試及格的未必果對於學科全體有概括的統一的知識。

據說哈佛的學科考試產出有四種的結果：

(1)學生的目的是領略一個學科的全體，不是零碎的將各門課程攷試及格。

(2)發展學生獨立的讀書的習慣及思想與領悟的能力。

(3)使勤懇的學生對於所學的課程增加趣味，使他可以有廣大的明瞭的目的。

(4)各學系可以考驗學生於修了大學課程以後的能力。

以上所說的都是對於大學課程補救或改造的方法。我們當然不能襲取外國大學形式的課程，我們對於大學課程的排列須順應我國社會的需要，要負傳遞與增進文化的責任。將來關於大學課程及課程的教授，要有細心的研究，絕不能像現在這樣敷衍的政策。我現在提出美國的幾種試驗做我們的參考。但是要注意所有的制度自身都不能實行，必須有人去實行他。以上所說各種制度都須有熱心的有學識的教員

去執行。現在中國高等教育問題根本上還是人的問題。有了熱心的，眼光遠大的，以教育爲終身職務的教員，然後纔可以討論到大學課程與教授的問題。

十二，一，十二。

公民科之內容

外國的公民學教科書，大概只限於關於政府組織及憲法之知識。例如在美國所常用的公民學讀本類將憲法全文列入，外來的移民要取得美國的國籍，便以能讀美國憲法條文爲一條件。我想公民學的內容不應該這樣狹隘。爲公民的對於本國政府的組織及本國的根本大法誠然應該具有相當的知識。但是公民不過是爲人的一方面，政府不過是人民共同生活一種制度。一個人要在現在的社會生存，不特須具有關於政府及憲法之知識，更須了解社會的各方面。

歐洲自拿破侖戰爭以後，國家主義日見發展。因重視國家的制度的結果，遂特注意於人民的政治教育。近來因民治的觀念發展，要將人民造成自治的公民，所以更注意於政治教育。現在國家誠然是人類最重要的組織，政府是社會的最重要的機

關。無論什麼問題都可引到政府的問題，如財政，教育，銀行，交通，勞働，衛生，救濟事業等等，無一不與政府的組織，政府的政策，政府的人員有關係。政治教育誠然應該注重，政府當然是公民學的中心。生徒從政府的研究可以知道公民的理想，公民的義務，乃至現代的政治問題。但是若專重視國家制度而不顧其他，他的流弊就是狹隘的國家主義，以國家爲無上的主體，以政府爲惟一重要的社會組織。要知人類生活是多方面的，政治不過是共同生活的一方面，此外還有家庭，學校，職業，國際等等組織。人不特是政治的動物，還是家庭的動物，社會的動物。況且社會狀況不特是多方面的，還是相連的。政治不是獨立的社會現象，與其他社會現象都有關係。所以公民應有的知識不應該只限於政治的或憲法的，還應該包括關於經濟的，法律的，社會的……知識。一言以蔽之，公民學的目的是使生徒對於他所生息的社會有一個合理的了解：要知道他與社會有什麼關係，社會對於他個人有什麼權利，社會是如何組織的，社會有什麼職能。所謂社會當然包括各種社會的

組織。但是公民學科勢不能將各種社會科學都依次講完，只能就中攝取那豐富的材料，組織聯絡使成爲有系統的知識。因爲一種學科的範圍擴大就容易偏於膚淺，教材過多沒有組織就容易蕪雜凌亂。所以教授公民學時最好將各種的知識集中於一個或數個中心問題與以透徹的深切的討論。

下列綱目以美國政治學會之公民委員會報告爲藍本，（一九二〇年美國政治學會開年會時，推舉會員五十八人組織一委員會，從事研究中等學校所授公民科之內容並擬出公民科之綱目。該委員會報告見一九二二年二月號美國政治學報）略加修正，使適我國教授之用。

（甲） 社會

（1）個人與社會。人何以必須有組織。人的社會關係。遺傳與環境。個人遺傳與社會遺傳。人的物質環境與社會環境。各種主要的社會團體。（家族，鄉村，國

家等等。）個人自由與社會制裁。

(2) 中國的地理狀況。地理的要素。土壤，山嶽，河流，港灣。中國的地理形勢。地理影響中國過去的發展。地理與將來。

(3) 中國的人口狀況。人口的增殖。現在人口的分配。人口的遷徙，及遷徙後的影響。人民的重要職業。向海外的移民。種族問題。啓發各種族的問題（如蒙古，西藏諸族）。外國禁止我國移民後所發生的問題。

(4) 家族及鄉村。家族。家族與公民教育。婚姻爲家族的基礎。現代結婚及離婚問題。鄉村的組織。鄉村的職能。鄉村的精神。鄉村與學校的關係。公民的義務與社會服務。

(5) 經濟的要素。人的經濟的需要。社會的消費。生產。生產的要素。土地及自然財源。資本。勞働。分工。國民的收入與財富的分配。地租。利息。工錢。利潤。各種經濟的組織。私人企業，合股事業，公有事業。政府爲生產的要素。交通

爲財富分配的要素。物品交換與貿易。自由競爭與專有事業。自然的專有事業。
(如礦產)私有財產制度。

(乙) 政府

(一) 政府的基礎

(6) 政府的性質。何爲國家。何爲政府。國家的起源及演化。國家的分類。政府的形式。政府的權力。政府的職能。憲法。集權制度與分權制度。

(7) 公民的權利及義務。何人得爲公民。關於公民資格的規定。公民的權利。公民的自由權。特殊權利與公民權利的區別。公民的義務。妨害公民的事務。(如缺乏教育與缺乏義務心種種。)

(8) 公民監督政府。人民監督政府的方法。輿論。選舉。對於官吏的制裁。政府與民情。

(一) 選舉制度

(9) 選舉。公民與選舉權。選舉者的資格（納稅，教育。）。女子選舉權。各種選舉法。選舉與舞弊。放棄選舉權。

(10) 政黨組織。政黨的性質及職能。中國的政黨（過去及將來）。

(三) 地方政府

(11) 村鄉鎮的團體。村鄉鎮的自治。村鄉鎮與省政府的關係。外國地方自治的組織。

(12) 都市自治。都市的發展。都市的自治組織。都市政府的事業。現在都市的問題（市政如衛生，街道，溝渠，自來水，遊戲，教育，救濟，財政諸問題。）。
(13) 省政府。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聯省自治。省憲法。省長與督軍。省政府的組織與省政府的官吏。

(四) 中央政府

(14) 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國近年的政治與約法。憲法的精髓。

(15) 立法行政及司法。立法機關之組織：立法的權限。立法的手續。行政的組織：總統的選舉。總統的權限。官吏的任命。內閣的權限。財政的管理。法院的組織：司法官的任命。司法獨立。

(丙) 公民的活動

(一) 經濟的

(16) 自然富源。國家的富源。(礦山，森林，土地，等等。)保存富源的政策。

(17) 農業。農業的重要。農業的定型。保存土壤肥腴的方法。農業生產的限制。農業與水利。農業與交通。農業與金融。農業與科學。農業試驗場。鄉村生活。

(18) 商業。商業的功用。國內商業與國際商業。政府規定商業。商業與交通，

金融，稅制的關係。商業與海運。

(19) 工業。工業發展的各階級。近代工業的組織。歐美的工業政策。勞働者與工業。勞働者的組織。歐美勞働運動史。各國關於工業的立法。外國人在中國的企業。

(20) 金融。貨幣的起源及功用。中國的幣制。紙幣與現金。銀行的功用。銀行制度。銀行法。

(21) 公有事業。地方公有事業與國家公有事業。政府經營公有事業，及人民的監督。

(22) 財政。政府經費。租稅（地方的，國家的）。租稅的原則。預算。借貸。公債。外債。償債的方法。

(二) 社會的

(23) 衛生。公衆衛生問題。防疫。人口統計（死亡統計）。自來水。食物的檢

查。藥品的檢查。住宅與工場的檢查。

(24) 救濟事業。救貧問題。貧窮的原因。預防貧窮的方法。犯罪的原因。預防犯罪的方法。監獄的改良。

(25) 教育。學校制度。教育行政。教育經費。職業教育。

(三) 國際的

(26) 國務。軍備為政府的職能。軍國民主義與現在中國的督軍制。戰爭的原因。預防戰爭。軍隊的組織。全國徵兵制。廢除軍備問題。

(27) 外交。國際法的功用。祕密外交與公開外交。人民監督外交。條約。中國的外交（過去與將來）。外國投資（外債及外國人企業）與中國外交。經濟的利益（如鐵路，礦山，油田，等等。）與中國外交。國際平和法廷及國際聯盟。

(28) 現代問題。現代各方面的問題（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國際的。）各種改造問題。公民對於解決現代問題的責任。中國與世界文明。

以上所列綱目包括今日中學校所設之修身，法制，經濟諸科。中學校所授修身，法制，經濟諸科大概都是極乾燥的，不易引起生徒的趣味。所以最好將各科零碎的知識聯絡起來，循序將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解釋清楚。關於公民學之教授法意見多端。考美國中等學校現在所用教授法有三種：

一種是率領學生參觀各種機關，如社會的，政治的，法律的機關，加以解釋，使生徒從實蹟調查上得關於公民的知識。一種用問題法，討論各種活的問題，如貧窮問題，督軍問題等等，以灌輸公民的知識。一種是專為鄉土的或地方的研究，使生徒從關於地方的知識得了解已與社會的關係。在今日教科書缺之時代，三種方法都有採用之必要，但須知三種方法的利弊。第一種可以使學生有具體的經驗，但常易忽略理論上之根據。第二種是活的問題的研究，勝於誦讀死的課本，但他的弊病就是容易為片面的研究，或為一黨派的宣傳。現在的人對於現代問題常懷黨見或一種主義的主張，要知中等學生所應有的知識不是一種主義或已有的主張，乃問題的

性質及實際情形，教員應對於問題爲客觀的解析，使生徒有獨立的判斷，不可專重灌輸主義。第三種教授法的弊病就是容易失之過狹，將全國的世界的問題看過。我想如能採用教科書與參考書，而輔以第一第二兩法，那是最理想的。

十一，八。

論世界語

(一) 致陳獨秀先生

近年以來，滬上頗有以世界語號召國人者。讀『新青年』之主張，及新聞之所報道，青年學子，頗有風靡之勢。最近蔡子民先生返國，提倡斯語，既不遺餘力，而錢玄同先生又辯護世界語之功用，預測世界語之將來，所言尤津津有味（見新青年第三卷第四號通信欄中）。余不敏，對於世界語夙抱懷疑之觀。猶憶壬子之夏，與懷中同遊巴黎，遇國人某君，與共辯駁世界語之無用。某君卒無以應。懷中當或憶之。今請更以曩日所持之理，質諸錢玄同先生，足下其許之乎？

今欲評論世界語之價值當分三種觀法：（一）自言語學之方面，（二）自民族心理

之方面，(三)自世界語之功用方面。一種言語之善否未易言也。言語學者遍究各民族之語言，誌取其美點，定爲原則。故言語之利便與否，文法之實用與否，不得不依專門家之判斷，視其與言語原則之關係何似。世界語之單語，襲取歐洲各國成語，漫無秩序，而文法之構成，若賓格 (Accusative case) 之存在，皆言語學者所視爲最不完全之點。至其語之太近似於意法西葡諸國語言，今於羅馬支派諸語 (Romance Language) 存在之際，加以無端之擾亂，尤爲學者所不取。說者謂世界語在已存之人造的國際語中雖至簡明，然以言語學律之，則猶未純也。

右茲所述猶爲本問題之小端。吾於言語學乃門外漢，焉敢撫拾一二人之言，卽據其權威而施諸此經過三十星霜之言語。(按柴門霍夫之著最初見於一八八七年，屈指計之，迄今適當三十年。) 吾人當於言語其物之外之上，而更加以推究。夫一種之言語，乃一種民族所藉以發表心理傳達心理之具也。故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言語。各民族之言語之形式，內容，語法各不相同，其所涵括之思想觀念，亦復不

齊。蓋各民族之言語乃天然之言語，各有其自然嬗變之歷史。故言語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質者也。故德法俄文人哲士之偉著，讀其譯本，終不若讀其原書。吾師哈蒲 浩教授嘗謂英法德三國哲學家典籍皆當讀其原文，否則無由捉摸其真義。理想如此，如詩歌所表現之感情更無論矣。吾昔最好誦歐馬之詩（Onar Khayyam）波斯詩人之作，而英之詩家費子哲（Fitzgerald）所譯者也。波斯學者且謂歐馬之真精神，費子哲之所傳者，十分中不過五分而已。世界語既無永久之歷史，又乏民族之精神，惟攘取歐洲大國之單語，律以人造之文法，謂可以保存思想，傳達思想乎，吾未敢信也。更進而言之，今日世界上雜誌書籍出版之數，其採用世界語者，視諸採用英德法俄文者，其量其質比例若何，當爲識者所盡知。若謂將來世界語之出版物，且將日增，則英德之人士，果肯捨其國語，而採用半生半死之人造語乎，吾又未敢信也。且吾聞之意大利人，以世界語太與其國語相肖似，以其有汚丹泰一神劇之神聖語，排斥甚力。是則將來世界語之發展，即在歐洲已遙遙不可期。今後

學術發達，各種科學，皆由國際間定其相當之名詞，如氣象學，海洋學，皆曾爲學者大會所規定，則又何勞世界語爲共用之名詞。至若地名之不統一，則多出歷史上之關係。比利時而應作 Belgilio，希臘而作 Grekilio，既失其音，又喪其源，吾不識果有何利。（吾昔主張各國之地名人名，應依其國之書法讀法。昔日人峯岸米造著歷史教科書，即行此法，而加以英德法諸國相當之名詞。數年前吾國出版之歐羅巴通史，即峯岸氏之譯本也。）總之，洋翰林之詆毀世界語，或自有其理由。在吾，則以爲稍窺各國文學蹊徑，涉獵其散文韻文而有所覺悟者，必以爲一國民之思想感情，必非可以人造的無國民性的生硬的語言發表而傳達者也。

關於世界語最大之問題，厥爲世界主義之觀念。今日禍亂相尋，人類自相殘殺，甚且以同一國家同一民族之人，恃武力，逞狡謀，而肆爲殺戮。然將來之世界，必趨於大同，則無可疑。質言之，則世界大同之局勢在歐戰之先，已具其雛形。自北京至倫敦凡十二晝夜。美洲棉之歉收，吾人全蒙其影響。政局之變，朝見

於北京，而夕見於紐約之晚報。英人關於國籍之笑話，謂某之父爲德人，母爲法人，生於英而結褵於美。凡此皆世界大通之確據，世界主義之先驅也。然世界主義是一事，而世界語又是一事。二者未必爲同問題。有世界語，未必即可謂世界主義之實現也。世人不察，以世界語爲促進世界主義之實現者誤矣。吾嘗默察世界之趨勢，國民性不可剪除，國語不能廢棄。所謂大同者，利益相同而已（Identity of interests）。今日之科學思想，已無國界。而異日之利益，亦無國界。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絕不能以唯一之言語表出之。考過去之人種多漸漸滅。將來所殘餘者，惟諸重要之人種及其混合之種而已。言語亦猶人種，自古以來，淘汰淨盡者，日而有見。而英法德俄及吾國之語今後且必常有變化，而未能即瀕於滅亡也。易言以明之，世界之前途乃不同之統一（Unity in diversity），而非一致之統一（Unity in uniformity）也。吾以爲世界語之觀念，亦猶孔子專制之觀念，欲罷黜百家也。最末更有欲言者，則假使世界語之功用，若說者之巨，其名亦殊未妥。卽就歐

洲之民族而言，世界語之功用亦以用拉丁支派之言語者爲便。世界語所採用之單語以英法德意爲多。若瑞典挪威半島之單語，採用極稀。若夫東洋之文字更全不在世界語之內。吾族民數之巨，吾國文學之豐富，奈何於所謂世界語，反無絲毫之位置耶？

六，十一，十五。

(二) 答孫國璋先生

半年前，我曾寫信批評世界語，獨秀玄同兩先生都有辯辭，近又見有孫國璋先生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駁詰我昔日所論之點。孫君是以傳播世界語爲己任的，所論自然極有價值。但是世界語之功用，在今日文明諸邦，已過討論之時代，而吾輩乃猶以寶貴之光陰，討論此垂死之假言語。這正是中國文化思想後於歐美之一種表象。現以事忙，不能暢所欲言，只說二三點。

(一)倫敦公園，我都到過，並未曾看見有世界語傳習所。若謂英人自視其國語

爲國際語，凡曾到過英國者，調查其外國語教授之狀況，便知此語之誣。英人提倡世界語者，推『評論之評論』主筆 W. T. Stead 君。世界語之書籍，多在其社出版。昔余每日到學校必經其門。自 W. T. Stead 遇難於 Titanio 艦上，世界語界中遂失一好奇之老古董！

(二)現在不學英文，而必欲讀莎士比亞之世界語譯本，不知其意何居？敢問現代歐美諸大文豪，大詩家，大劇作家，亦皆有世界語之譯本否？今日欲研究學問，至少必通兩國文字。多則英法德意俄日（此爲吾國人言）六國文字，皆當有誦讀之知識。近來外國語教授法進步，學外國語，並無煩難。玄同乃謂須費十年，此乃教授者之不得法耳。未曾學過外國語者，不能示以外國語中之新天地也。

(三)世界語之功用，焉能僅據世界語代表大會之言以爲定。賣藥者未有不誇贊其藥之靈驗者。吾之位置：是絕對的不信世界語可以通用。不信世界語與世界統一有因果之關係。（中國方言不同與歐洲國語之相異不能同視）不信世界語爲人類之

語言。(人造的普通言語尙須有時間之要素。各民族之國語不是一天造成的，必經過千百年之淘汰，乃成現存之言語。世界語成於一旦，與人民之眞生命相隔閼，不能成爲一種應用的言語。)謂余不信，請再俟五十年，視世界語之運命果爲何如？

七，三，十五。

(三) 答區聲白先生

鄙人對於世界語問題懷疑之點，要有兩端：(一)今日吾國人爲研究學術起見，不能以世界語代現代之活言語。(二)國際主義之進行，須有待於繁複之要素，不能遽以世界語爲其關鍵。比以熱心提倡世界語之徒，大張厥詞，廣告萬端，蠱惑學子，効驗頗巨，於是乃有曩日之通信(見新青年第三卷第六號)，通信之本意，重在勸告求學若渴之青年，勿妄費寶貴之光陰於不能致用之文字；原未望及勸化奉崇世界語者，使悉守吾之主張也。孫國璋君之辨詞既答之矣。而區聲白君又對於前答

孫君之通信，反復質難。今謹具答言。吾既以世界語爲已過討論時代，自無復討論之價值，敢請以此文爲最末次之答辨。

吾於十五年前讀英倫評論之評論，既注意於其世界語一欄（評論之評論社長，即 W. T. Stead 君。）每月必報道各世界語團體之消息。然團體之增，不能遽謂爲發達。今日學校多於校內設青年會，基督教會諸團體，若遽謂青年會或基督教通行於全國，可乎？歐美各市鎮，常有各種機關之設，風行頗廣，若禁酒會，單稅制會，遽謂此種運動普通，可乎？前言 W. T. Stead 君，性頗怪僻，老年深信世界語之功用，並虔心精神研究（靈魂研究），若死者通信，晤接死魂，皆深信而不疑，故吾稱之爲『好奇之老古董』。此不過吾所錫之名，崇奉世界語諸君或尊之爲『新思想之新青年』。果如是，則吾亦深願自居爲『頑固派』也。

世界語譯本逐年有增，吾早知之。即吾讀評論之評論時，如迭更司之 Thomas Carol 及其他著作，已漸譯出印行。然吾以爲今日之研究學術者，力所能及，

當讀原文之書籍，當讀出版物日夥之文字。讀者試覽英京泰晤士報每星期四日之「文學叢刊」，或紐約泰晤士報每星期日之「文學增刊」，或如書籍評論諸月刊雜誌，便知用活言語出版物之豐富，若能擇其精者而讀之，其增益吾人智識之功用爲何如。研究外國語，貴在讀書，而吾國昔日教授英語之成績，竟有吟誦三四年而猶不能讀書者。吾曾見有修英文一年即能讀書者。（此指年稍長者而言。章行嚴先生治英文僅半載，即能自讀。）教授者果能於熟語加之意，使學者於各種文句易於觸類旁通，則自勝於今日「鸚鵡式」之外國語教授法。至教授法之詳細，則諸待商榷，非吾今茲所能具論者矣。

以吾觀之，世界語中並無所謂「新天地」。即世界語譯者中之新天地，亦具在原文之著作中，更何有新天地之可言？今人用世界語著作者共若干人？即此諸人，亦莫不以其國語爲主語，以世界語爲副語，爲小範圍內之國際間私人交際之用。如是，則胡適之先生之言不能施之於世界語。白話文字爲吾人日常通用之語，其發表

思想，形容事物，自勝於陳死古人所用之文字。其中之天地，視諸先賢所用之文字，境域自廣。故白話文字猶今之活言語；而世界語始有若錢玄同先生所稱「謬種」之文字也。吾於言語學，純然爲門外漢。專家所論，（若英之Widdowson）吾亦不敢遽依爲絕對的權威。然勿論其文字之構造若何，世界語於學術上，外交上，國際主義之進行上之真價值，幾等於零。無論熱心者如何鼓吹，亦未能祛吾之疑惑也。

社會進化之理，匪易言也。在種族與言語單純之小社會中，欲究其進化之道，已錯雜糾紛。文物制度相牽掣，相聯絡，萬不可以一物爲社會進化之樞紐。至世界之進化，更包括大千之種族。異級之文化，其進化之端愈難究詰。卽就晚近歐美學者所研究之小範圍，專討論英法美國際間更密切之聯盟而言，已可見若干之要素，直接間接關係於社會之聯絡。若歷史，若政治之組織，若工商業之狀態，若國民性，已足爲諸邦密切聯絡之障害。而欲期國際社會之進化，豈非更乎其更難耶？一九〇〇年以來，英法德三邦勞動者國際間之組織，其勢已似異常結合；勞動者相互

之同情，相守之利益，誠有詢謀僉同，超越國界之概。乃迄於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羣視爲國際間最強固之聯絡，煥然冰釋。國際間經濟的團結猶不能冀其有堅牢不拔之勢力，而欲以採用不能普遍之副語爲促進社會進化之具，抑何不思之甚耶？

世界語學者熱心提倡所崇奉之文字，吾所欽佩；然吾更深望其能考證世界之大勢，人羣之進化，以詳察世界語之位置，然後爲穩健適當的論斷也。

七，七，廿八，在西山臥佛寺。

學校財政

(一)

在政府財政混亂的今日，凡靠着政府資助的教育機關都談不到財政。不特靠着政府資助的教育機關，即私人所經營的教育機關乃至私人的家庭生活有整理的財政的又有幾個？

但是無論做什麼事，要打算有十分的效能，要用最低額的金錢獲到最高的結果，第一要注意的就是要有完善的財政。一個家庭要有安善的生活必先有好的財政。所謂好的財政，不特是『量入爲出』，並且支出還要按着重要的程度分配。有時因爲支出的重要還要量出爲入。一個公司要有發達的事業（或是大量的生產，或

是巨額的利潤。），也必須有清楚的財政。公司的財政同家庭的財政一樣，不特要「量入爲出」，注意那支出能否獲得大量的生產或巨額的利潤，並且亦要量出爲入。國家要有良善的有效能的政府——良善的政府是人民得到良善的生活的一種方法——也必須有完善的財政。國家的財政與上述的家庭財政與公司財政一樣，不過因爲他內容複雜，收入支出的方法與門類繁多，特以關於收入方面如租稅的負擔問題，平衡問題等煞費斟酌討論，所以較後二者爲更困難。實在說起來，無論在什麼機關，關於財政的原理都是一樣的。不過財政有繁簡的不同罷了。

以上所說差不多是人人知道的，但是真能實行整理財政的還不多見。我們現在一時不能希望政府有清楚的財政，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希望教育機關先創設清楚的財政。教育機關整理了財政，一方面可增進學校的效能，一方面與學校當事者乃至學生以事務之訓練。近代社會各種事業的發達首先要靠着事務的整飭。而清楚的財政就是一種整飭的事務。習於清楚的財政的也自然可養成整飭事務之觀念。現在中國

各種機關當局者更迭之際，必須「辦交代」。辦交代時，會計手忙腳亂，常有須辦理數日纔整理清楚的。所謂清楚的財政，即無論何時皆可提出眉目清醒的結算書（Balance Sheet）與出入細目表。所以近代使財政清楚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會計與稽核。我們在教育機關的先不必攻擊政府的財政，因為政府財政的腐敗是人人知道的，人人能言的。我們也不必高談「量入為出」「開源」「節流」諸財政家的口頭語，因為這都是些空論。我們只希望每年將我們學校裏的財政先在預算上按着收入推定用途，按着新式會計的格式寫出，使一般無簿記知識的見了也皆一目瞭然，使稽核的專家也皆不發見錯誤。我們能達到這個地步，纔可以副財政公開之實，纔可以稱為實際教育。

(一)

整理財政的第一步就是預算。預算是支配財政上用途最有效的方法。關於學校

的預算應該注意的有左列幾項：

(一)預算應包括收入支出兩部分：一方面推測可以收得的入項，一方面規定用途各項。

(二)預算應該按着學校的主要的功能為基礎，分為多少部分。

(三)預算應該在財政運用之先早早的製備齊楚。

(四)推測收入不可過奢，應該按簡少處推算。

(五)所指定的用途不可超過所推測的收入。

(六)從推測的收入項下應該劃出一筆臨時費，以備將來收入的減少或臨時的支出。

(七)凡對於支出有所請求皆須先在預算上通過然後纔須支出。

(八)預算在一年中至少須有兩次之修正，藉以窺知學校財政的狀況，如收入與最初預算所推測的出入太大，得先事預防，縮減用途，以免虧

欠。

(九)在每財政年之末，將各種預算收入支出的帳目結算，做出盈虧(或損益)對照表。如有盈餘，則規定用途或保留為將來之臨時費；如有虧損，則須急謀補救之法。以上所述，係關於學校預算的一般的原理，至於預算內容，更當詳細討論。

(三)

學校的收入，不外下列四種：(一)學生納費，(二)政府(中央或地方的)經費，(三)基金的收入，(四)捐款。我國私立學校為數極少，專靠着基金的收入及臨時捐款的尚不多見。所以現在關於這兩類的收入應該如何經營運用，姑且不論。現在專論前二項。

學生納費有許多種類，大概不外(一)聽講費(俗名學費)，(二)儀器試驗費，

(三)圖書館費，(四)損失賠償費，(五)膳費及宿舍費，(六)入學考試費及畢業費。

聽講費乃學生對於學校經費的一種負擔。在今日各種教育皆須納費之中國，一時尙不能將聽講費廢止。即將來實行不納費之教育，也須先自小學辦起，不能從專門以上之學校起首。學校對於貧苦學生不能納費者儘可另設辦法，如依其成績斟酌免費。今欲使人人皆受專門以上之教育，其勢有所不能；然爲貧苦學生也得有受專門以上的教育機會起見，自不能不用特待生之辦法。在英美納費最多之學校（如劍橋，牛津，哈佛，耶魯諸大學。）常有極貧苦之學生專靠着一己的學力受免費的待遇，而得受完全的高等教育的。對於一般的學生聽講費總是要徵收的。至於聽講費應徵收若干，有幾種不同的主張。例如有主張聽講費的總額應適足以償教員薪水的，有主張聽講費的總額應當抵學校純粹教授上的用途之半數的。但是聽講費的規定不能專以教員薪水或純粹教授的用途爲標準。如學生的種類，學生家族的經濟狀況，其他學校的情形，以及學校的方針，於規定聽講費時皆須顧及。事實上聽講費

要定的極低。儀器試驗費充試驗上所消耗物品的費用。圖書館費多少補足圖書之購買，或圖書館行政上一部分之費用。損失賠償費係對於使用儀器者所徵收的一種保證金，爲補償儀器的損失或破壞之用。考試及畢業費爲辦理考試及畢業之事務之費用。膳費與宿舍費與上述諸種納費不同，因諸種納費只不過是學校內各種費用之一部，而膳費及宿舍費則須完全足以抵兩種費用之全部。因爲學校主要的功能是教育的，學校對於教育上的費用當然要有所補助，對於膳費及宿舍費補助之責任當然是次要的。所以膳費及宿舍費的收支，最好當別設帳簿，表示每年關於經營食堂及宿舍的損益。除上述諸種費用外，仍有徵收體育費及罰金的。罰金專爲違犯學校中一定的規則有過失者而設，如納費誤期，借書誤期，皆可以規定罰金。

以上所述各種費用皆須於學年或學期開始時交納。爲學校事務之整飭，與養成學生整飭之習慣起見，各費必須於學期或學年開始時一定期間內徵收清楚。如按期納費，則學校有現款，免去記帳的麻煩，省去再徵收與追索的手續。如不能按期徵

收清楚，則學校在事務上增多許多困難，且此種債務每不易索清。不能償清的債務是壞債務。北京的學校常有六七學期未曾交費的學生，結果那未曾交納的學費直至畢業時也無償清之日。美國西部有一個學校對於學生納費向來主持寬大的辦法，有時學校反與學生以補助，而結果有一大部分的納費始終不能收清。同區某大學校向來用嚴格的辦法，貧苦的學生人數雖極多而皆能按期納費。不能按期交費的也須聲明何時交納，在未交納之期間內，並徵收利息。而某大學執行此種嚴格的辦法也不發生困難。兩校學生所受的影響也顯然不同。前者的學生流於鬆懈，後者的學生習於整飭。

我國學校收入的大部分屬於政府（地方的或中央的）所發的經費。近年因政治上的擾亂，政府的教育經費時時不能按期發給，這是於學校財政上最有妨害的。第一，於學校的效率上有很壞的影響。教職員不能按期得到他們生活的費用，種種設備也不能按時購置。但是從財政方面看來，那最壞的影響就是將財政擾亂，與主持

財政者以舞弊的機會。中國財政當局所以能營私舞弊的，一部分是由於沒有公開的預算決算，一部分是由於收入的不足與收入的愆期。國家越窮，收入越不足，收入越不能按期得到，財政當局越有舞弊的機會。學校的財政也是如此。但爲防止弊端起見，最好是在一年內對於收支的情形有三四次的檢查。假使有精確的預算，而全校的用途皆能按着預算上所規定的支付，即使經費不能按期領到，有無弊端也可以從帳簿上檢查出來。但是有人說因爲經費不能按期領到，所以不能實行預算。此語乍聽似頗有理，但是絕不能爲不實行預算之理由。查北京各專門以上各校的情形，教職員的薪俸（除低級職員外），因爲經費愆期的緣故，都是拖欠四五個月。學校並沒有先借用行政及設備之費以發教職員的薪俸。所以行政及設備費未曾取消，不過不能按時支用罷了。要知預算的重要，首在指定用途，無論時間上有何變化，只要用途是預算上規定的，即爲合法。（有些用途誠然是臨時必須支付的，但是這種費用可以在預算上規定臨時費一項。臨時費除臨時緊急之費用以外，不得動

用。）假使預算將種種支出用途規定清楚，雖然收入不能按時領到，那宗款項，除非另有用途絕不能消滅的。但是現在的學校管理者常常藉口經費不能按時領到，竟主張預算不能實行。

(四)

學校的支出可大別爲二類：一種是關於土地，建築，設備的費用，一種是關於經常維持的費用。第一類是『資本的支出』，與工場中固定的資本一樣，可以經久不毀的。工場的固定的支出以其運用能增加最高的效能得回最高的利益爲主要的標準。學校的資本的支出也須採用這個標準。除了可以獲得最大的效果的以外——或爲必要，或爲便利，或爲經濟，或爲相當的美觀——所有與土木，增設備的支出，都是妄費的。這種糜費也常是舞弊的機會。設備可別爲建築的設備與科學的設備兩種。建築的設備指房屋中所必須有的，如桌，椅，燈，幔，簾之屬。科學的設備指科學

上所用的儀器設備等等。資本的支出必須與第二類的支出清楚劃出，分別記帳。

第二類關於經常維持的費用更可分爲三種：一種是學校自身的開支，一種是學校所協助的學科的開支，一種是宿舍，食堂，書店，印刷所，消費公社等等的開支。此外私立學校常有向外募捐之舉。爲募捐所費的款項，如旅費，廣告費，酬應費，印刷費等爲數必不少，若不另定一項，必至將上列帳目擾亂。故必另設一項，稱募捐的開支，不得與其他開支相混。

向來學校的開支是混合的。所以開支的經濟與否是無從測知的。現在要知道學校關於教授上費用有多少，宿舍的費用有多少，要知道這個學校的學科與另一個學校的學科開支的比較，就須將各種開支清清楚楚的劃開。學校自身的開支，更可按其性質分爲三項：（一）各科教授上的開支，（二）行政及一般的開支，（三）維持設備的開支。

各科教授上的開支，包括（一）教授薪金，（二）講師薪金，（三）助教薪金，（四）

各科書記薪金，(五)圖書，(六)實驗室，(七)文具等雜項。每科開支應當畫開，分別記帳。行政及一般的開支，包括(一)職員薪金，(二)書記薪金，(三)廣告，(四)保險，(五)印刷費，(六)書籍及雜用諸項。以上所說的印刷係指行政上的印刷，如課程一覽等物。至講義——中國學校的怪物——一類則當隸屬於教授上的開支項下。維持設備的開支，包括(一)僕役工資，(二)實驗室中工人工資，(三)煤，電，水及汽機之消耗，(四)修繕，(五)材料。以上諸種開支，只限於維持教授上設備的開支，至於維持宿舍，食堂之開支，則不得列入。

學校常於正式學科以外，另設其他學科，如音樂科，美術科，世界語科，不屬於正式學科之內。自財政方面看來，這些非正式而受學校協助的學科，須另設帳目以明其財政的狀況。不特教職員的薪金當另分別記帳，即學校所支應之物品，所供給的電光，自來水，乃至教室，也須分別記帳，因為不如此，他的財政狀況就不能明白表示。

食堂，宿舍，書店，印刷所等事業，皆不屬於純粹教授上的事業。這些事業的目的須獨立營業，不受學校之補助。因為學校的本職是教育的，不是開宿舍，不是開書店，更不是開印刷所。要為證明這些事業是獨立經營的，所以必須有特別的會計。凡學校應支給這些機關的房屋、器具，乃至一紙一筆，也須列入。

以上述收支的情形，係專從分類上討論。要規定預算即可按以上的分類將收入及支出的種類劃分清楚。但是要切切實實的實行那預算，還須有精良的會計與稽核。如關於支出的會計，分類精細而有條理，即可免去許多弊端。稽核在外國有專門的稽核員或會計師專為各公司及學校稽核帳目。我國此業雖未發達，然也有此項專門之人才可任此職。總之，所謂財政公開，不是將收支表公布就算完事；所謂財政公開，必須有正式的預算，精良的會計，與詳密的稽核。

本篇所論只限於專門以上的學校財政，中小學校的財政簡單，故不備述。關於會計之格

44. 可參考Standard Forms for Financial Reports of Colleges, Universities, and Technical Schools (卡內基促進教員團報告第三冊，一九二一年出版。) 并 Trever Arnett: College and University Finance (紐約教育局出版，一九二二。) 第六七八九各章。

美國格利學校之活教育

金山之市，列國賽珍，設教育成績，表示過去十年間之進步。吾遊於其間，徘徊審視，退而興歎。覺教育爲物，非可以實物表而出之者。夫教育者，制度而已。教授法，教科規程，修身綱目，凡斯種種，可以文字圖表詔示吾人者，莫非虛幻之死物。而採用教育制度，施用教授新法，服從學校規則者，人也。制度者，達教育目的之方法而已。而使用方法，則又因人而異。不知其人，不察其目的，而徒以制度代表一方教育發達之成績，吾知其未有當也。此所以賽會中之教育館，合衆國各州之教育出品紛陳，各以其最驚人，最娛目，最顯晰之廣告法，表而出之，而吾欲求諸州教育成績之真相不可得也。

合衆國者，新制度，新技術，新宗教之試驗所也。其民之樂觀，好動，敢爲，

他國罕匹。雖其思想有欠沈著，研究未探奧秘，行爲近於浮躁，要未足爲彼族羞。蓋其精神，吾已望塵弗及矣。吾遊乎其廣漠之大陸，披覽其無數之報紙書籍，得其最新穎最有效之二大教育制度。斯二制度者，固亦嘗陳賽其出品於教育館中者也。二制度維何？曰維斯康辛之理想，曰格利學校 Gary Schools之精神。吾於茲篇，專述格利學校。

格利者，新市也。人口二萬五千。在芝加哥東南。汽車之速者，半時可達。屬於印第安那州。十稔以往，格利乃荒涼之野。冬際橡木凋落，寂無人烟，有若西比利亞之沙壤。今則曠世寡儔之鍊鋼所在其北，煙突巍然，熔爐延長三十餘里。傍米希甘湖之濱，殊便運輸。格利之市街數十里，水道，電氣，煤氣，家宅諸設備，罔不與巨市相埒。近市之田變爲沃壤。鐵路縱橫數百里，當交通之孔道。吾遊行其市衢，參觀其學校，贊歎其精潔，固猶未念及十年以往之格利。今日芸芸之衆，僕僕之工夫，熙攘之學子，駢列之塵肆，整齊之宅舍，直可謂自無發生者也。

格利之民，皆自他處遷來，就中以外國產爲尤多。新移入者，類乏資產。而應乎鋼場之發達，勞工之需求，人口增加至急速。童稚既多，則教育之問題迫。而格利之教育問題，因地方上社會上之情勢，又特異乎他市。一曰，財政問題，民窮而地方稅收入少，教育經費不若他市之豐。二曰，學校設備問題，生徒日多而經費不裕。以有限之財，教育日增之生徒，欲求設備完善，豈非至難？而格利之民，又以外國產占強半。其間國籍凡二十有八。教育之方，尤須斟酌。歐洲移民入合衆國者，年常以百萬計。昔者西歐之民，習於文明政治之制度及工業社會之生活，異乎合衆國民者，言語而已。近者東歐之民，來者日夥。思想，宗教，習慣，風俗，視諸合衆國民有愧色。化其冥頑之質，鄙陋之俗，更誨之使習於新大陸之制度文化，乃格利教育家最急之務也。

以科學之法，組織學校，首在節省，而必合乎教育之術。格利學校利用各室，一日之中，不使空閑。雖當日曜日，亦供各種集會之用。其教室教場類別爲四：

(一)教授室。爲教授誦讀習字等科普通之教室。

(二)工場及試驗室。專爲教授實用諸科，內有木工室，旋盤室，刷印室，機器室，家政室，割烹室等。

(三)遊戲場。延專門家教授運動，設體操室及男女泳池各一。

(四)集會堂。供音樂會，演劇，電影幻燈，演說，或指示生徒成績之用。

利用教室之方法，則在分別班次爲二團體。甲團體用教授室時，則乙團體用工場或試驗室。職是之故，生徒遷徙無定。諸班依序用同一之教室。設甲團體諸班午
前習普通科，入英文歷史算學諸教室，午後習特別科，入手工音樂圖畫諸教室；則
乙團體諸級，適更易其受課之順序。故教室教場，終日靡有閑時。所容生徒，較諸
普通學校者倍。皆各設儲物櫃於廊下，存納所常用之書籍衣服。

格利學校班級無數，自蒙養園以至中學（即合衆國所稱高等學校）罔不備。長

幼相集教於一建築物之內，其益甚顯。幼者富於模倣性，觀長者之所爲，以之爲則，自然習之。蓋四圍狀況，卽有教育勢力，於不知不覺之中，影響被教育者。孟子謂置之莊嶽之間，誠教育之奧義也。

校中圖書館夜間開館，供市中人及學生之參考。外國工傭不諳美語，得假校舍交換言語。手工室，體操室，試驗室，及工場，有志或爲研究，或爲製作，納區區之費，咸得借用。觀乎此，則格利學校又不僅爲教育少年已也，直可爲市民教育之中心矣。合衆國市政發達，每市必設圖書館遊戲場之屬，娛樂市民，亦卽教之使愛好高尚之遊戲也。芝加哥市擴展最廣，向南街衢，數達二百；其間公園制度，最稱發達。綠茵廣場任市民嬉遊，其面積之遼闊，合衆國不見其匹也。而近者調查，格利市民之利用愛莫遜學校（格利學校之一）之遊戲場泳池及圖書館者，較諸芝加哥南市之人利用公園者，數尤過之。

學校無生氣者，其罪不在生徒，而在教員，在教員之講授，在學校之管理。吾

未見學校得良師，管理合法，而成績不著於世者也。雖然，教師之良，管理之善，又豈易言哉？格利之教師皆專門家。授手工者，皆有經驗之專門工人。故生徒在校，即爲習藝之時間。授運動者，皆專門之運動家，知運動之術者也。學校教育者，自一方面而觀，爲未來生活之預備，故必習一職業。職業者，謀生所由；職業教育者，授人職業，使以之謀生也。生徒在校與專門家之教員相接觸，得習技術，亦藉知生活之真狀。今日之生徒，他日之良工也。

講教育者，莫不重言教科之聯絡。然教科聯絡，必教員精於學，善於教，又明所授科外之物。此善於格利學校見之。化學教員與割烹教員，常授同類之智識。故生徒在化學室，習發酵之原理，發酵之試驗；入家政室，則研究酵母之作用，此即兩科之聯絡也。授地理者，不特指教山川都市之名，必明示地理與人生之關係。格利之生徒關於英國地理之知識不特以英倫爲一海島也，其商業之繁昌，金融之流通，在世界列強中所占經濟上之位置，亦印於腦際。要之，教育非傳授乾燥無味之

智識，必期利於被教育者之用。教科不聯絡，智識不相關聯，不能致用也。故其教幼兒加法時，不在教室，而在遊戲場。遊戲之際，使諸童相易，計點數，量校階之寬狹，授以尺量法。又告以校階每方尺之值，是不特誨以簡單之算術，且告以物之價值，並校階之富愛惜矣。授量法則畀以量器，告以一升之米，足若干人食，女子習之，有益家政。凡此不過舉其一二微例，示教科之聯絡，教科之實用，勝於吾人以虛幻之一二三四，烏託之甲乙丙丁，授算術者固千萬也。

格利學校之教科期於實用。故中學三年之生徒，多選木工，印刷，塗漆等實用科目。木工部製造木具，漆工部塗以油漆，供各校之用。印刷部之印刷，製本，木刻，鐫刻，照像，及照像彫刻，皆生徒爲之，受專門教員之指導。格利學校之印刷品，皆是部之成績也。商業部之實習，與商廈之貿易無異。購物，定值，評貨，約賣，估值，存貨，乃至事務所之種種職務，罔不備焉。習農者，養護學校之馬匹。畫圖者，從事學校建築之圖案。皆成績優良。更若校舍通風，學校衛生，樹木種

櫃，電燈，鐘表，及自動車之修理，皆使生徒習爲之。吾參觀格利學校，得牛乳報告一簿冊，皆小學高級生所編輯，理科試驗室之成績也。報告首敘牛之類別，次述牛乳成分，貯乳方法，牛乳之菌，潔乳之術，最後述調查各乳場之狀況。其詳盡足啓發一般人之智識。吾讀之，設非其文單簡，幾疑爲理科高級生之作。蓋指示調查之理科專門教員，亦卽格利市之化驗師也。

格利學校之教員，常集會討論各生成績，研究如何誘進驕鈍生徒，而啓發各人之特長。設一生於一科進步遲緩，則常助之使反復誦習。設生徒弱於算學歷史，而長於手工，則務使習手工，俾異日造成良匠。格利之學制，伸縮自如。不重系統，而務使系統合乎人。因系統非一成不改者也。學校定每三月爲一期。故生徒升級甚速，不必待一年之久。暑假年假而外，生徒設有事故，得休假一期。生徒之久病者，請假一期，只須補課三月，不必一年。故格利之學制，於生徒方面甚便也。

吾既述教員之誠篤，教科之聯絡，管理之得方，吾尤願述生徒之精神。國民情

神，必於校中培養之。格利學校正誘掖生徒使進儕於良善之市民也。一曰自由。生徒行爲，自動的而非壓制的。自由者，生徒受適當之教育，明乎善惡是非，而非依賴他人之鑑別力，依賴他人之壓迫力而行爲者也。一曰個性。童稚之性，啓發得宜，可成絕世之天才，濟世之偉人。若必摧殘之使流於庸俗，是非教育，乃壓制也。一曰獨創。少年不乏聰穎之心思，獨創之精神。歷史上之發明匠心，今且日增，何莫非獨創之結果？不獎勵而羈制之，是斲喪人才也。一曰勤儉。在校時代，習於勤儉，不能專倚校規之拘束力。必也日常教育，使明勤儉之益，修養勤儉之慣習。斯四德者，格利之教員，務培植之。校中設合作售物所，定時開業。使七八年級之高材生掌之。掌簿記者，與外間公司無以異。校長每星期檢查賬目，生徒以之習財政商業。又設銀行，儲納生徒之積蓄。行中設出納簿記，事業無異乎外間之儲蓄銀行。每日存款，納諸市中銀行。生徒以之習利息，知勤儉之益。校之最低層，有室焉，額曰兒童市。有會議室及市長書記之事務室，具市區會議之雛形，生徒以

之習自治者也。室中設椅，作半圓形。會議規則，悉依外間之正式會議。愛莫遜校舍之四圍多隙地。生徒來校，多踐踏之。於是兒童市之會議，決議禁止兒童侵越他人隙地。前又決議，派遣代表，赴市議會，清潔市中之塵芥，並約束兒輩，勿污損市街。此諸童諸女者，正將來主持市政之男之女也。

吾記至此，歎曰，觀止矣，格利之教育，是活教育也。教育之目的正，不以職業，不以制度，而以生徒爲目的。教育之目的廣，不以生徒之智識，不以生徒之技能，而以生徒生存於社會之技能智識爲目的。教員之學識博，而切於實用。爲教員者，非普通以教育爲職業之徒，乃專門家有經驗於其術者也。教育之目的正，教育之目的廣，更佐以有學識經驗之教員，幾何格利之生徒，無不愛其校，歌其校，留連不忍去而遊乎街衢。格利之教育，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活教育。教育制度者，目的在人，而主持教育者亦人也。有志教育者，其三復吾言可乎？

德意志戰時之教育改革

自大戰爭以來，德意志式之教育，漸爲吾人所唾棄。曩之醉心德意志奉其教育制度爲列強中之最完備者，亦應乎一時之趨勢，漸轉向美法諸邦，訪遊視察，搜求吾人教育之資鑑。然一國之教育未可遽以戰爭或戰爭之勝負評隲其優劣者也。德意志之教育有長久之歷史。自赫爾巴脫以來，教育專家先後輩出。迄乎本世紀之初葉，其學校之整齊，其教授法之切實，殆可稱爲列強之冠。德人之富有常識，向來爲人所稱道。則其教育必有美點，又豈可以一筆抹煞耶？且此次戰爭，原因錯綜，未可以一言盡。德政府之野心，蘊蓄有素，固昭然若揭，吾人亦不欲爲之掩飾。自俄國布爾札維克政府發表戰爭前德俄間來往之文牘以後，更可知開始戰爭之責任，又不全在德意志。故今人動輒咎德國教育，以德意志教育制度爲產生軍國主義之母

者，吾以爲常失之過。與其謂德國教育爲產生其軍國主義之母，毋寧謂其軍國主義之政府爲產生其教育之母。吾以爲德意志之教育所失者，在乎消極的受其獨裁政治之影響，而不能積極的影響政治。故其學校之通弊，遂養成驕橫服從之慣性與褊狹狂妄之愛國心。此所以有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之德意志之民氣也。雖然，其教育制度固猶多可資吾人採擇者。吾今未能就其已存之制度微細批評，姑先就其戰時之教育改革略爲報告，藉可窺其近時教育之趨勢。

(一) 統一學校

德意志戰時對於教育最重要之主張，厥爲統一學校（Einheitschule）。從事鼓吹者，占國中教員之大多數。就中最顯要者則有教育名家，若賴因（Rein），那脫普（Natorp），及克申泰奈（Kerschensteiner）諸人。所謂統一學校者，即使凡男女兒童自六歲至十四五歲者，不論其屬於何種階級，皆須經過同一之學校。兒童當此教

育初期，至八九年，足可顯其天資能力。視其天資能力可更深造者，乃使其於畢業後，升入中等學校。其天資能力有限者，雖其父母充裕，不愁供給，亦不使升學，致奪有能力者之席位。考此種主張發生於戰時。一九一六年，德政府特設委員會，命一時知名之教育專家，攷察聰穎兒童當如何分別，聰穎兒童當如何教育，乃能增進其社會上之位置，以副其天資能力。委員會就上述兩端報告詳細。自此以後，一時輿論盛鼓吹『能者升進』(Aufstieg der Begabten)之論，成一種普通之運動。統一學校即此普通運動中所產出之一種計畫也。夫一社會之男女老幼，果能發揮其所長，以貢獻於社會，則其社會未有不安甯舒泰者也。平時如此，戰時猶可徵此理之驗。戰爭之際，青年之康健者盡從事軍役，非全國之人各盡所長以效力於國家，則一國之經濟，政治，軍事必至羣相解紐，而國民盡陷於危亡之境矣。故戰時之教育，要以使能者咸得盡其所長爲主旨。

『統一學校』之計畫初現於言論界時，德之社會黨盛唱反對之論。以爲此種設

施，在表面上觀之，無論貧富貴賤，盡在同一之學校，固可稱為平等的，民政的。而攷其究竟，則實為上等社會欺騙勞働者之手段。蓋準此法以行，則勞働者子弟之賢慧者，盡皆拔擢入於上流社會，防護上流社會之利益。而勞働者從此將永為奴隸。故鼓吹雖盛，而統一學校之計畫竟未見諸實行。及革命以後，今社會黨秉政，反得通過此案。至如何施行尙見有詳細之報告。然其辦法必合於共和之理想，當無可疑者也。

論者或以為「統一學校」之制度，流弊無窮。使各種型相不同之兒童，盡入同一之學校，受同一之教育，似未能體察各人性質之殊，盡驅於一爐而冶之。此類教育，直可稱為機械的。鼓吹統一學校者，力辯此說之謬。謂統一學校之設，正所以矯正曩日學校之過於機械的之弊。聚衆多智愚賢不肖之兒童於一所，則便於評較。智愚既判然可別，然後依天資材能之不同，分別教授。低能之兒，為特設一班，為緩進之教授。其智能逾常人者，則為特設一組，為急進之教授。（按此法在曼海姆

市已推行有數載。）並爲預備升入中等學校諸科目。如是，則教員與學生之金錢，時間，精力，皆可節省無算。故統一學校誠可稱爲教育上最經濟之一法。然此中最困難之問題，莫若評較兒童之資質。甄別智愚，豈貿然可爲者？當其任者，負有非常之責，關係兒童之一生，影響社會之全體。故教員當於兒童教育初期，本其積久之經驗，應用最近心理學之智識，詳細研究兒童之能力，不當徒以普通之考試爲準繩也。

統一學校之制度施行，則國家對於教育經費之負擔，愈益繁重。蓋無論貧富貴賤，皆將應其天資能力與以相當之教育，則國中聰秀之子弟，凡不能就學者，皆須政府爲之津貼。今日社會黨政府對於此重大之財政問題，若何處置，尙不可知。然大概係採用學額之法。（學額卽英之 *Free Place* 制度。）父母無能力送兒童入高等學校者，公家輒與以學額，使受無報酬（卽不納費）之教育。此法在英行之已極有效。與貧者以「教育平等」之機會。而家中富有，力能納學費者，仍可多少補助學

校之經費也。

戰爭之際，已試施行右述之制度者，爲斯特刺斯堡（阿爾薩斯之都會，今在和約上已割還德國。）之市民學校（Bürgerschule）。凡在小學校受過教員檢定，以爲可受中等教育者，乃得升學。公家認爲必要時，免生徒納費並補助其父母。據稱自此法推行以後，斯特刺斯堡市民學校中勞働者子弟之數大增。自百分之五一躍而爲百分之七十。一九一七年，普魯士新定法令，中等學校入學之資格，必使最貧苦之子弟亦得入學。此亦本『能者升進』之旨也。

除上述統一學校之外，『與能者升進』之呼聲相應者，則爲文官、法官，及律師試驗之改革。歷來應法官文官試驗者，必須具有一定之資格。故畢業文憑常爲應試者之利器。戰時需材孔亟，凡國內之材能，苟可以盡力於國家者，莫不羅致。故試驗資格，絕不能若曩日之嚴刻。且社會中不乏能者，雖未受學校教育，然刻苦鑽求，多讀多識，亦儘可用其所長以助國家。此亦改革之深可注意者也。

(二) 服役社會

考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之四年間，德意志出版關於教育之著作，皆特注重於『服役社會』一端。自大戰爭以來，德意志爲聯盟諸邦所包圍，敵國日增，友邦益寡。國家之財政，民生，日陷於窮困之境。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人民乃益覺社會團結 (Social Solidarity) 爲國家生存唯一之祕訣。蓋國家未有不以人民能相結合，相援助，相糾正而能存者也。諸教育機關，特以各大學，有鑑於此，遂於普通科目之外，更設服務社會專科，如育兒，房屋改良，濟貧，工場內救濟諸事業，招曾受中等教育之女子習之。諸教科之程度極深，與大學之醫工諸專科相並立。夫一國之強弱，繫乎人民之強弱。而欲謀人民之健康，必先謀兒童之健康。故社會中常有關於育嬰，衛生，濟貧諸般事業素有研究之人，實地調查，然後得以改良社會。女子之性質最宜於育嬰，家政，及諸撫育事業。今學校更畀以高深科學之知識，使之以女

子慈愛之心理，本科學之知識，誨導民衆，其功效必巨。考『服役社會』科目，早先設立者當推漢堡。一九一七年，漢堡市設服役社會員養成所，由兩婦人主持之（兩人爲Gertrud Bäumer及Marie Baun皆女界之名人），設救濟科（Wohlfahrtspflege）二年，社會教育科一年半乃至二年。所授有育兒，失業局管理，及房屋視察諸科。授課時以漢堡本地之情形爲資料。又與本市他教育機關相聯絡，研究情形商榷救濟之方。曼海姆亦設類此之學校。設普通科一年，專攻科一年半。女子年滿十八歲曾受過中等教育者，乃得入學。此校目的專在預備服役社會之人材。克倫之社會組織專門學校，特爲女子設專攻科，教授有教育之女子，使將來從事於社會上及市政上之事務。凡有志者亦任其來聽。兩年後授以畢業證。當戰爭積極進行之際，柏林德列斯頓諸重要都會，皆設類此之教練所。此外私立者爲數尤多，不暇枚舉。關於服役社會事業，記述最詳細者有『遠在戰壕之後』（Weit hinter den Schützengraben）一書（一九一五出版），著者爲貝烏莫 Bäumer女士，即主持漢堡服役社會員養成

所之一人。其主張謂將來戰事告終，國內諸般問題叢生，必國人合羣智，策羣力，然後有解決之希望。故女子當與男子相協助，乃能進國家於安寧之境。男女當共盡力於國內之政治行政諸事業。而就中特以女子爲能服務於社會，有迥非男子之所可及者。故女子不可盲目的模倣男子之一切行爲，凡與女子之天性不相宜者當慎避之。德國女子之天職，在使全國之政治經濟合乎人道主義。使制度宜於人，而勿使人爲制度之奴隸。

(三) 非軍國主義之教育

戰爭之際，德國各學校雖未盡變爲軍國民教育之機關，而迫於時勢，軍國主義固亦見端於教育。極端之愛國黨一派，主張須設立德國中學校（Gymnasium）。德國文科中學，向以古典文學爲主要科目者，今當悉以德國之科目代之。以德國之思想，歷史，文學諸科目，爲一般人民教育之基礎，以代希臘拉丁之死文學。教育之

目的全集中於愛國心。易言以明之，即學校之用，全在陶冶愛國心，造就國民性。幸鼓吹此種思想者，皆思想褊狹之徒，在民衆間勢力未盛。後以人民舉義旗，覆帝政，此議遂寢。恐今後此種思想，亦不易再見鼓吹之日矣。

反對軍國主義一派，皆一般開明之教育家。有鑑於此次戰爭之兇慘，少壯死於鎗彈，老幼傷於饑饉，以爲莫非軍國主義所積之毒害。在書籍雜誌上攻訐軍國民教育者，屢見不一見。最早在一九一四年九月，皮洛提博士在『南北』(Nord und Süd)雜誌上所發表之論文有曰：

『吾人將於二十世紀見德意志之人民造成一新政治社會。現今之教育，皆趨重於國家一方面，以爲人之生也，專爲國家而教育。今當使人民先思及社會。凡兒童皆當悟其自身與國內各類人之關係。各類人之益於彼者若何？彼自身之益於諸類人者又若何？更有進者，各人皆當明國家與國家之關係。近代國家相互倚賴，未有能獨存者。粗淺之觀念，以

爲國家之存，專爲競爭衝突者，必當漸被淘汰於政治世界。一種族之文明所以特顯著者，正以其有精神的、物質的價值。前者爲智識思想學術，後者爲物品，皆可以公諸人類，使己國以外之人類求而得之者也。』

由此觀之，則所謂真正之教育，非只爲國家的教育，乃爲全人類的教育。此種高尚之理想，乃竟出諸德國學者之筆，而又見之於大戰爭初開始之際，誰得謂德國之思想盡爲軍國主義所壅蔽耶？戰爭之際，抵抗軍國主義之蔓延於教育最力者，當推巴威利亞之佛斯特教授。（Prof. F. W. Foerster 氏爲革命之一『偉人』，投身於巴威利亞政治，社仁爲首相，後遇刺。）氏所著述，皆盛唱國際大同之論，影響德意志青年之思想者深且廣。德意志近年教育所以有種種進步的運動者，賴其力尤多。故氏之功，不在建設學校，而在造出一種革新之精神，進益青年之道德思想。

(四) 平民大學

平民主義自西歐蔓延於中歐。雖德意志以獨裁政體，階級制度，諸鞏固之勢力，亦爲潮流所掩，莫能與之抗。平民主義之見於德意志政治者，是爲柏林之革命。平民主義之見於近年教育者，是爲平等大學之運動。考平民大學（*Volkshochschulen*）之計畫，係在風景佳麗，距城市較遠之區，設極簡單之校舍。青年之勞働者，無金錢無時間入大學者，可於極短期間內（四月乃至六月）研修高尚之學問。演講盡託諸當時名彥。勞働者得遠避塵囂及工業社會之齷齪，遊乎幽靜佳勝之境，與當時之思想家學術家相接晤，誠可謂勞働者無上之機會。陶冶身心，其功甚偉。故說者謂平民大學之勢力，遠駕乎都會所設之補習學校及短期集會之上。校中所特注重者爲歷史，文學，社會改良，倫理，哲學，宗教（最廣義的即比較宗教）諸科。平民大學之學期，爲時僅數月，勢不能使生徒於此短期間內對於諸科研究淵

博。故學科之程度，亦遜於普通之大學。然發起者之本意，亦未嘗注重高深之學術。惟求陶冶人格，開通眼光。故設科主旨，不爲智識，不圖功效，而惟求其及於精神道德之影響。所特重者，卽發展勞動者之見解也。畢業平民大學之勞動者，不必果以其知識，進其位置，增益收入，惟冀其能齎所新獲得之教育，復返本業，然後以其新穎之眼光，深廣之見解，協助同業，解決諸種問題是已。從事平民大學運動之一人名韋區（Eduard Weitsch）者於『行』雜誌（Die That 一九一八年七月號）上所發表之意見，謂『勞動者對於其所業須有深遠之眼光，須以非常之精神，從事於故常之事業。』又謂『吾人運動之主旨，欲於一般無思想之中，造出思想，養成高尚之人格。』由此觀之，此種運動非黨派之運動可比，與專謀一種階級之利益者截然不同。所授社會經濟之理想，非專述一家言。故與社會黨或勞動黨所提倡之勞動者教育相異。蓋發起平民大學之人，皆高尚之理想派，向來專致力於教育事業或社會改良之人。『行』雜誌可稱爲平民大學運動之機關，近年來專鼓吹此旨。今日

德人多能覺悟平民教育之切要者，皆賴其鼓吹之力。

發起平民大學者，於一九一八年九月組織委員會，議進行方法。教育名家若那脫普，司泰因，卜息諾（Buchenan）諸教授皆列席此會。近日平民大學之運動，特發展於威爾頓白格（Württemberg）及士林根（Türingen）。斯士脫格（威爾頓白格之首都）附近，二年以來，設冬季半日學校數所。鄉間之壯年農夫，多乘農事休息之際來就學。校中授課，重在陶鑄思想性情，故以詩歌，戲劇，哲學，歷史，宗教，為主要科目。基督教（新派）牧師亦熱心於平民教育，故學校授課常有帶宗教性質者。幸牧師多屬於開通一派，故平民大學尙不至變為佈道之機關。

（五）勞心者之理想

德意志之新精神，發展於又一方面者，為平民教育會，及美術家勞心者（Kunst-
arbeiter）之會。諸會皆發端於積極的民主主義。巴頓首都（Karlsruhe）設有巴

順美術文化會。創立者爲本茲博士 (Dr. Richard Benz)。一時知名之文學家美術家教育家，皆署名於贊成者之列。會中宣言書有曰：吾人既承認平民共和爲社會之基礎，以爲必先爲一般人民改善其勞働及生存之狀況爲最切要。若任人民依然萎頓於曩日生活狀態之下，則不能促進其高尚之生命。而欲改善人民生活狀態，必先使國民之知識精神有所增益。故本會將努力使物質的事業盡含道德的精神的價值。國民無分富貴貧賤，皆當有平等之機會，得享受國民精神的文化物，並人類所共有之文化。會中提議甚多。其尤重要者，類如各邦或各市教育有益之機關，若音樂會，劇館，畫閣等，皆須使人民自由入覽，不取入場費。政府設平民劇場，扮演最有名之劇本，縱人民入覽，不收座費。青年之音樂家美術家得於劇場中與人民相接晤。故所謂平民劇場與今日商業性質之劇館迥然不同，實可稱爲音樂劇藝之中心點，普及國民文藝世界文藝於人民之機關也。此外更設立美術音樂文學之學校，縱人民來聽演講，不索費，可修養人民對於三者之知識趣味。

今日之科學家美術家，必家中富裕，不憂衣食，乃得本其天性，因其所好，使其業有所進。當今日生存競爭之世，不知有多少萌芽之科學家，美術家，徒以迫於衣食之需，不得不從事他業；或以其奇材異能，變而為商賈之具。有才莫展，遺恨終身，不特無利於個人自身，抑亦有損於社會。在平民政治之世，社會當設種種方法，俾人民咸有機會自由發展其材能，而不為生活之道所束縛。巴顛美術文化會即本此旨提議，凡美術家科學家以困於衣食而不能執其業者，當由社會供給之。社會既與以資助，則美術家得專心於構造，科學家得肆志於研究。然二者之所成就，當作為國家之公產，所有版權演奏權等，一概為國家所專有，即所以酬報國家之援助。會中現擬遵上述諸理想，先就巴顛國內現狀改革之。巴顛之教員，美術家，教授，著作家等，現方籌議進行方法，預備實行。

美術文化會之所提議，未免太趨於理想。特以今日之德意志內政紊亂，生計窮迫，一時社會秩序，有未能即返於康寧之態。則所提議諸端，去實現之期恐將益

遠。然曠觀全世界三四年來擾攘萬端，無一時之寧息，人民之精神，盡傾注於互相殘殺。德意志當戰爭緊急之候，人民困於軍役，困於饑寒，國家疲於戰鬥，瀕於危亡，乃竟有此多數之教育家，能於斯時想像最高尚的精神的共和理想，求實現於此世，實亦世界文化大福音也。

漢堡之科學家美術家組織『勞心者會』。會中宗旨頗急進。最先擬定改組現今經濟之勢力，俾各人之創作力（若美術，音樂，文學，科學等）不為生活之道所縛，皆得自由發展。高尚生活當普及於市民。市民既皆有自由發展之機會，則其對於社會當以其材能為酬報。如是，則人人皆能覺悟其責任心。會中更主張凡工業製造諸事業，皆須為社會所公有。教育平等之機會，人民無分貧富，當共享之。其辦法即設立平民學校；改善新聞紙，使脫資本家或黨派之羈絆；改正刑律，使合於人道主義；獎勵公衆衛生；糾正男女間道德；分別教會與國家之範圍。會員最末之希望，願見德意志之人民基礎於歷史上所發展之平民會建設共和國，然後更進而建設

文明國家大同盟。

(六) 結論

以上所述德意志三四年教育之新氣象，皆發端於戰爭之際，在帝政傾覆之先。吾人察其理想，覘其趨勢，有深可注意之二點存焉。一，德國之新教育不圖枝節或局部之改革，而謀國民教育全體深遠之改革。其所謂國民教育者，與吾人之理想有異。吾人每談教育，輒聯想及於學校。以爲國民一般皆須入小學受國民教育。貧者則使習職業，爲異日謀生活之預備。而富者則因其資產之高下，而受中學專門大學諸不同之教育。教育制度有若機械之組織，分種別類，兒童視家產之豐絀，而分配於組織之各部分。夫人之稟質不齊，固無可駁詰，然奈何以家產爲教育高下之標準耶？悖乎平等之原則與共和之制度未有甚於此者也。德國教育家謂文化爲人類所共有，亦卽爲人人所共享。故教育之重任，卽在乎建設文化之共和。蓋共和國家最後

之目的，不在爭權奪利，不在結黨營私，乃在乎使人人咸有高尙之生命也。考英法美諸邦共和之理想，固最早現於政治。數世紀以來，特發展於政治一方面。民之所爭，常爲自由，爲平等，爲政權。而德意志之新理想，則主張人人當有平等之教育，享受文化之產物。不能爲物質之生活所縛，遂摧殘其天賦之能力。故其所爭不在乎政治上自由平等抽象之觀念，而在文化上平等實際之價值。使德意志果能於大戰後國民凋蔽之時代，忠於其對於文化平等之抱負，勵行不懈，使世界文化之華，遍施於民衆，則未來一代文化之程度，必有非他國所可及者，可斷言也。且近代西歐之政治現象，亦殊可爲吾人之教訓。昔法之人權宣言書，首列凡人平等之條。他國之編製憲法，亦多仿而效之。而稽諸事實，則歷史傳來之社會制度，其最不平等者，猶一仍其舊。產業之不齊，貧富遂仍不能得其平。所謂平等，徒有其名而已，何貴之有。今德人首倡文化平等，實施此旨。不取平等自由之虛名，而獨致力於國民教育之實際，一旦國民盡得與其材能相副之教育，則其社會雖無憲法皇皇之條

文，實已昂然爲真正之共和國矣。吾國之教育家其識之。

德國近年教育更有可注意者，則爲社會團結之觀念。社會學者久倡道社會團結之說。若法之哲學家卜格雷（Bouglé），法憲法學者狄貴（Duguit），發揮此理，嘗至詳盡。處今日社會，人亦莫不感社會團結之要。然試矚目社會中，反常有忤逆社會（Antisocial）之人。不顧公益公善，賣國家害社會者，不乏其類，吾人皆得指而識之。豈生人稟質各殊，道德之觀念相異，遂產有一班營私利己之徒，專擾害吾人之公益公善者乎？吾人苟於教育中溯其原，不得不歸咎於教育之不得其當。蓋自理論上言之，凡人之生於世者，舍癡狂呆愚諸變態者外，殆莫不有其用，莫不能以其力獲溫飽，亦莫不能多少貢獻其所長於社會。然自實際言之，則人生於今日經濟制度，常不得發展其所長，時或發展其所長於惡之一方面。常見世上之巨奸，大惡，狡黠多謀，恆逾常人。正以其稟質本佳，惟以教育未善，盡趨於不正之一方面耳。故欲求社會團結，必先求社會上無忤逆之罪人。而欲求無忤逆之罪人，則必求人之

執業各副其能。而教育之本職即在因材施教。使世無棄材，亦即使世無不正之材也。

考階級制度，久橫行於人類各社會。或爲政治之不平，有治者被治者或君民之分。或爲社會之不平等，有貴族平民或士農工商之分。或爲資產之不平等，有資本家勞働者之分。凡此種種，皆屬人爲的標準，與共和真旨相刺謬。世上惟一不平等，出諸自然，常非人力所能勝，即稟質之不平等是已。綜觀德教育家所倡文化平等及社會團結之旨，即掃除一切人爲的不平等，而以教育方法發揮衆長，以盡力於公益公善，誠理想之最高尙者也。

八，九，十五，印度洋航行中。

本文材料 多採自英人 Meyrick Booth 氏「德意志社會改造」(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Germany) 一書(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用歸於此，以示不敢掠美之意。

美國的高等教育

沒有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人想要批評美國的教育本來是一件僭妄的事。假使在美國受過教育的人，後來從教授的經驗上或是從個人實際的廣遍的調查上竟發見了美國教育的大弊端或是大黑幕，這種人的批評至少便有傾聽的價值。這種批評或者有時趨於極端，誇大其詞，但是假使我們要記着改革者的熱誠常有時發爲偏激之詞，改革者疾惡如仇之心常有時肆爲狂妄般的攻擊，我們也就可以饒赦他們，也就可以披沙檢金，尋出他們批評中所含的幾分的真理。我不想自己去批評美國的教育，——我沒有什麼獨創的意見，我也沒有批評者的資格。我現在不過是紹介兩位美國人對於他們本國的高等教育的批評。這兩位批評者雖然都不是專門的教育學者，但是他們的議論並不能因此便減少價值。因爲專門學者的心理常容易變爲定型的，有

成見的，對於自己所專門的方面常缺乏新穎的觀察。而所謂『門外漢』反有時可以用他不落科臼的眼光貢獻些有價值的批評。所以『素人』的批評倒常是我們所最歡迎的，給我們最大的教訓的。

現在我所要介紹的兩位批評家中的一位特別注意在組織與制度方面。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名叫辛克列爾（Upton Sinclair），他的名聲是在二十多年以前著了一本小說名叫『森林』（The Jungle）揭破美國芝加哥的大屠獸公司的黑幕開始的。以後他繼續發表了許多的著作，差不多都是描寫社會上的罪惡，偽善，不公平。他是一個揭黑幕的專家，不過他所揭的黑幕與我們中國一時流行的揭黑幕不同，他不是專去攻訐人的陰私，個人的私德，乃是指摘社會制度的弱點，暴露醜惡的卑污的社會現象。從此一點看來，他是一個惟實主義者，一個寫實的文學家。他的關於美國高等教育的批評就是兩年前出版的『鵝步』（The Goose-Step）。

我們在紹介他的批評之先，要知道世界的高等教育機關不外有幾種。西洋最早

的大學不過是大學者講學的地方。一位學者在一個地方研究一種學問，發表他的言論，便有許多青年從遠近各地方去受他的指教，聽他的講演。古代雅典的『阿克德密』，中世文藝復興後的大學，都屬於這一類。我們中國以先如孔子孟子的講學，如漢儒的講經，宋儒的講理學，也都是這樣的。這是最理想的一種學校，但是在現代社會裏，這樣的學校是不容易存在的。另一種的大學是從僧院蛻變來的。僧侶團體爲繼續他們的事業與推廣他們的宗教起見所以延攬幼年的志願者施以教育。現在各教會或教派還維持着許多這樣的學校，如在中國各教會所設立的學校就都屬於這一類。他們的目的常爲他們的狹隘的利益與狹隘的眼光所限，他們對於社會整體的影響也常是利弊兼有的（此事當別爲文討論）。又一種的學校便是國立的學校。近代國家發展，國家的勢力擴充，所以教育的事業便也爲國家所占領。各種學校也都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設立與維持的。在今日國家勢力膨脹的時代，這是當然的現象；因爲現在教育須用巨額的經費，影響全國民的幸福，所以只有國家可以，並且

應該，担負這個重大的責任。最末一種的學校便是由資本家募款設立的學校。自從資本制度發達以來，有許多人因為機會，時際，或個人的能力可以攫到駭人聽聞的財產額。這個財產除了他們傳給後代與用在各種慈善事業上的以外，也常用在教育上。這種資本家所設立的，或是大部分要靠著資本家的捐助的學校以在美國為最發達，因為美國的社會是富豪的社會。辛克列爾所攻擊的美國高等教育就是這種資本家的勢力。

要知道資本家對於美國高等教育有多少勢力，須先知道美國財閥的情形。美國工商界的大企業都由一組連鎖的董事所支配。據說紐約市的大銀行三家與他們所支配的信託公司兩家相合，便操縱了美國一百二十個以上大公司的事務，決定他們的政策。這三家大銀行與兩家信託公司的董事蟠據了那一百多家公司的董事位置，因為他們操縱金融與信用，所以他們在各家公司董事會裏也一定有左右一切的勢力。有一個資本家在一個國會委員會裏聲明說：『我相信美國的金融只在十幾個人的手

裏，我告罪於諸位，若分析起來我就是這十幾個人之中的一個。」我們現在追溯美國最大的資本家毛根（他就是要在中國投資的新銀行團的美國的銀行東家）與各公司的關係就可以看出那『連鎖的董事制』的情形。

『毛根或他的公司股東是某鐵路公司的董事，他使那個公司賣給毛根公司（銀行）債券。毛根公司於是從另一個銀行（也是他或他的公司的股東做董事的一個銀行）借款償付這些債券。毛根公司將這些債券再賣給一個保險公司，這個保險公司也是毛根（或他的股東）做董事的。那個鐵路公司由發行債券所得的資本用來向一個鋼鐵公司購買鐵軌，那個鋼鐵公司也是毛根（或他的公司的股東）做董事的。鋼鐵公司由賣鐵軌所得的收入用來向奇異電氣公司購買電料，奇異電氣公司又是毛根（或他的公司的股東）做董事的……』

如此推至無窮盡，都是連鎖的。這是美國金融界與產業界的情形。從社會方面

看來，這個情形本來是危險的，但是這個連鎖的董事制一直要連到教育機關上，就益加危險了。

辛克列爾將美國各大學的董事的履歷一個一個的舉出，所有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這個連鎖的董事制內的。我現在舉出幾個例來說明。例如最有名的克倫比亞大學的董事會，除了校長因為是當然會員列席之外，沒有一位是教育家或是學者。他的董事都是些律師，銀行家，鐵路公司東家，不動產所有者，商人，製造家等。他們沒有例外的，都是在連鎖的董事制之內的。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都兼任許多的公司與銀行的董事。『這些人代表毛根公司在煤礦信託公司，鋼鐵信託公司，與鐵路信託公司充董事，同時還在美國無數的學校裏充董事。克倫比亞大學的董事人員表與紐約中央鐵路公司或勒名登公司的董事人員表是沒有什麼差別的。哈佛大學的董事與波士頓的李錫金森銀行的董事沒有什麼不同的。本薛文義大學的董事與聯合煤氣公司的董事沒有什麼不同的……』從此可以數到其他無數的教育機關。

又一個調查說，在私立學校的董事會中大資本家占百分之五十六，在公立學校（卽州立與市立的學校）的董事會中大資本家占百分之六十八。農業與勞働兩階級在董事會中完全沒有代表。在董事會中列席的六四九人中實際從事教育的不過十四人。

在資本制度發達的社會裏，資本家熱心教育，肯將他們的寶貴的時間與金錢用在教育事業上誠然是可慶幸的事。但是不幸教育的制度，精神，教員，教科也因此不得不受他們的支配。我們若用惡意來揣度這些資本家的教育家，便不免疑惑他們是爲保護他們的利益起見，所以不得不將教育機關操在他們的掌握之中——來造就他們的律師，醫生，工程師，化學師，教員等等。即使他們沒有這樣深遠的意思，至少學校中的學科與教員凡是於他們的利益相抵觸的他們當然也不能容讓。結果美國的高等教育便不能爲真理，爲科學，爲增進文化，爲改良社會，爲救濟社會的不平去工作，便很容易專爲社會上一個階級——又常是極少數的階級——去工作。對於有

些真理便不能研究，對於有些社會狀況便不能研究改革的方法，能夠獨立思想或對於社會的不平熱心改革的人便不能為學校所信任，或被辭退，或永不升級。關於這些事實，作者搜羅了無數；就我們所已經知道的事實與他們相印證，這些記載都分是不誣的。

辛克列爾曾調查了二十五個都市的高等教育機關，所討論的學校有三四十處，所述說的關於教科與教員的故事不計其數。他的文辭雖然有時候似乎欠優雅（lack of taste）或過於誇張，但是他這樣的羅列無限的事實以證明他的攻擊之點實在是有價值的。最初對於美國高等教育的批評據我所知道的是維布連（Thorstein Veblen）的『美國的高等教育』（一九一九年出版），但是這個著作完全是抽象的論斷，所引用的事實也隱秘姓名，與辛克列爾的羅列事實指出姓氏的迥然不同。在文學與思想的方面我當然要推崇維布連的『美國的高等教育』，但是為明白美國大學的實際的景象與可憐的黑幕起見，辛克列爾的『鵝步』是不可不讀的。

資本制度是一事，資本家的操縱教育又是一事，我們不能混二者爲一談的。我們不是批評資本制度。我們所以批評美國的教育就是從教育或社會的立足點看來，教育機關不能爲一個階級的利益所限制，他應該有他的研究的自由——現在高等教育（或各種教育）的大危險就是利用他爲宣傳的機關，爲保護特種利益的機關。我們不滿於美國的教育，因爲他常帶着資本制度的宣傳與保護的任務，正如同我們不滿於戰前普魯士與現在日本的教育，因爲他常帶着宣傳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的任務一樣。學校是解放人的心理的處所，思想自由，研究自由，演講自由，只要在教育的範圍以內的，是學校裏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在以先個人講學的時候，常可以有這些種的自由，現在在國立或資本家設立的學校裏，就常失去這些種的自由。要知教育——不特教育，一國的精神與文化——都要靠着這個自由纔可以發展。不然，一國裏或者可以產出大工程師，大銀行家，大醫生，……但是很不容易產出真理，公道，自由，與純潔的高尚的生命。

我現在所要介紹的另一個人是一位文學家。他是一個德意志的猶太人名劉維松 (Ludwig Lewisohn)，在美國過了一生奮鬥的生活，前年他將自傳寫出，用『逆流』的名目出版。就中有一章本他實地的經驗論美國教育的，頗可供我們的參考。

劉維松在某大學（他沒有指出真名來）觀察那學校的學生說：

『我細看他們的面孔，在草場上的學生沒有一個面孔是惡的。我現在要想我曾教過的幾百學生的面孔，我一個也想不起來。都是呆呆的面孔，空洞的面孔，沒有一個是表現心理與心靈的腐敗的。我又看我的周圍要尋出一個面孔顯露，靈魂有所纏擾，心靈有所渴求，受火燄的觸動的，沒有一個。……我聽他們的談話，都是關於運動，開會（茶會，跳舞會）與考試，永遠不談到考試的內容，但是只談他們必須對付的實際的事情。誰曾聽見這些學生熱烈的討論藝術，宗教，經濟，性別這些占據人的心靈的重要問題？誰曾看見他們除了（按象徵的說法）足球與

胡話之外還有熱心的事？其實他們以爲要顯出心靈的活動便是不成樣子。以爲是狂傲，古怪，就是——立異，注意自己，因此……便是非民治的。』（一五五六頁）

據劉維松的觀察，美國大學學生的心理是麻木的。我們所認爲最重要的問題，擾亂我們心理的平和，或引起我們濃厚的情緒的，他們反漠然無所動於中。這是因爲美國一般人對於教育的觀念完全是錯誤的。他說：

『……我們美國人一點不相信教育——假使教育是解放心靈，或是對於人類歷來的文化有增高的了解。哲學與道德全由紐約第五街的浸禮教會所照管。學校是預備你做事的——造橋，治病，教法文。他不是教你做人的。』（一六二頁）

美國的教育常是流於功利主義的。

『我們的學生到大學來不是爲尋真理，是爲造成工程師，農夫，醫生

或教員。他們不希望做成與以先不同的男女。……』(一六〇頁)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選科制度大學與中學一律採用。心理測驗也常具這個功利的目的。這樣的制度為灌輸關於自然界物質界的知識與技能誠然有功效，但是不能養成「人」。

「……這個（美國的教育）對於他不是一種內部的變化——造成了一個新的人，一個新的真理的標準，新的趣味，與其他的價值。他在大學裏所需求的是更精巧的更活動的工具，以便從事於經濟的競爭，這種競爭，他稱為自由。這種工具與其他工具或武器一樣，也是他的身外的，等到功課或每日工作完畢後便可以丟棄的。於是他便與民衆的大水平線相融合，他努力與民衆相異的不過只因為有那些更銳利的工具。至於他的人生觀，嗜好，求真理，他一定躊躇着不敢與他們同胞相異的。……」(一五六頁)、

這個教育的結果一方面雖然顯出物質的發展，但是另一方面便顯出精神的貧窮，與羣衆的勢力。人民一般的文化——如對於藝術的欣賞，對於人生問題的研究——都落到最低限度，即使稍有覺悟的人也不敢出奇立異，因為羣衆的勢力要攝伏你的。關於這一點的批評，乍看似似乎未免過於嚴刻，但是凡讀過劉維司的『大街』(Sinclair Lewis: Main Street) 與『巴比特』(Babbitt) 兩部有名小說的便可知道這是美國實在的情形。

美國的學生與教育既然如此，那末，教員又如何呢？劉維松這樣的說：

『不用說那些流落到教育生活的大多數都是些乾燥可怕的專門家，他們的心理都是格格不入的茅草一般的。他們在狹隘的專門的意義上很能教授他們的學科，但是缺乏豐富或味道，或人的或哲學的意味。不過美國學生所最需要的正是這個。他應該受人格的電氣的觸動，但是他只得些些不相聯屬的知識。……』(一七一頁)

崇拜美國教育的人，讀了上文未免要失望，或者要竭力的去駁辯。但是要知道凡事都有兩方面，這兩個批評不過專指摘美國教育暗黑的一方面罷了。我們總括以上的批評可以歸為兩點：一點便是缺乏教授的自由（Academic liberty）。教員好似學校主人的雇員，要按那主人的意旨，要為主人的利益，發售他所臺來的材料。教育者所負的責任是啓發被教育者心靈的，他只可以對於社會，對於未來的社會負責任，不能對於一個階級負責任的。一個學校如果缺乏了這個教授的自由，任你有多少好的建築設備，教員與學生，那個學校依然是一個死的機關——律師，教員，或工程師的養成所，不是促進社會，改良社會的中心。再一點便是教育的機械化。美國產業發展的一個原因就是永遠設法增加效率，將一切工作與事務都變為系統的，機械般的活動。不幸這個機械化的程序也侵入教育界。他們工廠裏出產大量的產物，他們學校裏也出產大量的畢業生。他們事務所裏都採用最新的機械的手續，他們學校的教室裏也採用同樣的方法。我們向來性質鬆懈的民族或者須採用有秩序的

機械的方法，以矯正我們的弊病。但是過度的採用便是將人變成機械——人忘了自己的價值，自己不是目的，只是方法。

美國人好似一個大兒童，他生在豐富的自然狀況之下，又握有支配自然的權力，所以對於支配物質爲他獨一無二的遊戲。但是他爲什麼生活，如何可以使生活豐富，如何可以發展他的思想情緒，而不僅僅限於肉體的安舒——這些問題很少引起他的疑問。或者這是因爲他的年齡幼稚。將來他的經驗加增或者也像老的民族一樣要注意到身內的問題。等到那個時候，他的教育或者也就人的意味多而物質的機械的意味少了。

隨筆二篇

(一) 梅特林克之「死者」觀

比利時之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今世文學界象徵主義(Symbolism)之第一人。也。曩讀其劇本 Mary Magdalene 以新約之馬利爲是劇之中心人物(馬利見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節及以下)。劇中之一節，以一羅馬人之口吻述出對於死者之觀念，余特好之。書錄出，備再讀。今譯述其意如左：

「爾若殤一兒，些須耐心，已不能堪。若喪一友，又將如何？爾當造就爾之心地：覺既獲爾友之可喜，終勝於失之之可悲。而人多以既往之利益歡樂，爲不足道，竟使友誼隨朋友以俱沒。」

「吾確示爾：吾人所嘗愛戀者，死雖擄之去，而其遺留於吾人者正多。已過之時，屬於吾人。吾以爲吾人可認爲最確鑿者，誠莫過於既往之事。希望將來，遂使吾人無所感謝於吾人所已受之利益，殆若吾人所希冀之恩惠，非旋即淪於既往諸事之列者。……且災患之降於一人者，猶且凌逼他人，怨之是爲不當。況死者與悼者之間，相去至近，怨之是爲狂妄。試思人類，咸終歸於同一之途，其中段落，狀似久而實暫。爾之以爲已逝者，不過先發而已。吾人既必咸出於一途，而爲出發先於吾者垂泣哀悼，又豈爲智者之所屑爲？追悼朋友或兒童之死者，是追悼其曾生存也。吾人皆戴同一之運命。彼既來此世，勢亦必將去之。彼之佇留或較長，而其終也同。自太初以至最終，所經過之時間，固無一定，而變化無常者也。爾若計生命之困苦，則雖在小兒，亦不爲暫；若計生命之期間，則雖在老人，亦不爲久。」

、七，五，十五。

(11) 福祿特爾(Voltaire)之諷語

福祿特爾之機警，人多知之。其諷語之犀利逼人，尤爲歷史上文學家所僅見。其遺筆 *Micromégas* 篇中之一節，諷耶回兩教徒之爭。徵以今日人羣一般及我國特別之現狀，愈能見其語之價值。

天狼星(*Sirius*)之巨人來遊地球，與地球上之哲學家相晤談。地球上之哲學家告之曰：

「爾知之乎？方吾立足於此與爾相語時，地球上之獸族，非戴帽之愚奴十萬慘殺纏頭巾之愚奴十萬；即戴帽之愚奴爲纏頭巾之愚奴所醢殺。自有時代以來，環球盡若是也。」

天狼星之巨人，聞而震慄。謂然則此齷齪之生靈，互相屠戮，究爲何故。哲學家應之曰：

「彼僑所爭，在數土丘，其大小不過與爾踵相若。爾切不可數百萬相殘殺之生靈有所求於此土丘也。惟一之問題所當決者，即諸土丘當屬於一人號稱撒爾旦（Sultan 土爾基皇帝之稱）者，抑當屬於一人號稱皇帝者。所爭之士，相殘殺者皆未嘗見之，即將來亦未必能見之。諸百萬生靈之中，未嘗有一人得望見其所爲效死者之顏色也。」

來自天狼星之遊客，愈驚憤，大聲呼曰：

「賤奴！狂妄至於此極，誠非吾人意想所可及。吾將特事干涉，蹴之三次，踏破此羣。」

哲學家急阻之曰：

「勿爾！勿爾！彼僑方自傷害。十年之後，彼僑之中，百人未必有一人存。且即使未嘗拔刀相殺，饑饉，勞苦，放縱無節，已足能掃滅其族。且刑罰不當降於彼僑，而當降於慵懶之野蠻。彼野蠻酒事既畢，安

坐書齋，以消化之餘暇，先發殺戮百萬人之命令，而後舉行謝上帝恩惠之儀式。』

七，五，十五。

(三) 讀意大利建國者傳

今年（民國七年）夏天在西山消夏，讀了一冊意大利建國者的傳記；裏頭有詩家 Alfieri，文學家 Manzoni，哲學家 Gioberti，威尼斯的恩父 Manin，先知瑪志尼，政治家加富爾，饒勇善戰的加里波的和賢君 Victor Emmanuel 共七人。這七個人建國的功勞各不相同，各人有各人的長處，各人有各人的功用。意大利的建國這幾個人是缺一不可的。我讀了他們平生的事蹟，起了無限景慕英雄的心。

我們讀傳記或讀歷史，常容易專注意一個人，一個豪傑或是一個奸雄，一個賢人或是一個巨惡。要知一個人人生在世上一定與他生存的環境，有相互的影響，有無限的關係。所以要明白一個歷史上的人物，考察他的言行，萬不可把他所處的時勢

或他所處的環境拋開的。然而這個時勢環境，也並不是天造地設，乃是人類過去的生活積久的結果。一時代的時勢，環境，都要追溯既往，纔可以了解。了解了那時代的狀況，纔可以真明白那歷史上的人物，纔可以評較那些人物的言行。我們研究意大利建國諸傑的事蹟，也當然不能把他們的時代拋開不管的。

因為我們專注意一個人，所以就在那大多數的人丟開了。因為只崇拜那轟轟烈烈的英雄，所以就那些潛晦無名的英雄忘記了。意大利的建國，固然是首推上邊所說的七傑；然而此外還有無數的意大利人，名字未必見諸史傳，事蹟未必傳頌遠方，可是他們的功績却不敢說在那七個人之下。那些隨從加里波的（Garibaldi）幾番血戰的勇士，最先由加富爾召集，後來由加里波的替他統率的『阿爾布士山中獵隊』，與瑪志尼共患難的那般『青年意大利』的黨人，還有那推戴Mazzini，抵抗奧軍的威尼斯的市民，都是在誕生意大利王國上有大功的。試想那些有名的英傑，若無此萬千無名英雄的通力合作，都向一個共同的目的努力的去做，又那能夠有今天

的意大利呢？現在的人，個個都想去做有名的英雄，專爲自己造出一番轟轟烈烈的聲勢——名譽，權力，等而下之，位置，利益，財貨——那裏會有共同的目的呢？各人既然都是孜孜於個人的目的，那裏會脫出個人的範圍爲那廣大的共同的目的——國家的目的，人道的目的——努力呢？

還有一樁事，我們常容易忽略的：就是英雄尙未顯名時代與功成身退時代的行爲。現在的政客，自擬爲中國的加富爾；要知道那貫徹外交政策的加富爾既沒有戴着顧問的虛銜，又沒有支着諮議的薪水，匿跡於 Leri 以農業自食其力者十五年。現在的軍人或者也有以加里波的自喻的；也知道這位出奇制勝的軍人，能爲人之所不能嗎？一八六〇年五月，加里波的同他的一班勇士進攻希西里，全意響應，所向披靡。同年十月，平服希西里拿波里兩地。加里波的遵從民意，把所攻下的地方，雙手奉獻於 Piedmont 王（即 Victor Emmanuel）。一切的名譽，一切的餽贈，加里波的一概謝絕不受。借了二百塊錢還了舊債，又回到 Capri 荒島，去作農夫的生

活。當時加里波的的聲名是怎樣煊赫，他的勢力是怎樣偉大，然而他竟能拱手把所有的權利都拋棄，自己回復舊日貧苦的生活。現在的『偉人』有這樣的嗎？

七，九，十五。